

周易經傳集解豐旅卷第二十



震上 豐
離下



序卦曰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之者大也

豐歸妹之變也歸妹之豐上震不動下兌為離
二三相易而成卦也兌少女離中女少女而歸
長男所以為歸妹也既獲所歸矣自少而壯則

成家之時也。兌之從震必乎離南方也。方物相見之時也。取諸豐盛不亦宜乎。詩云維鵲有巢，惟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豐坎歸妹，斯其吉矣。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下離上震成卦曰豐者，初為離二為巽三為兌四為離震明也。震動也。明以動謂之豐何也？為其有巽兌之象焉。巽入也。兌說也。一陽在上三陰承之，春氣發而百草生，得秋而萬寶成，是以謂之豐也。離中女也。震長男也。中女長男謂之豐何也？為其有巽兌之象焉。巽長女也。兌少女也。一男當室三女從之。天子有九御，諸侯有三，是以謂之豐也。昔周共王游于上，康公從有三女，犇之其母曰：必致之王。人三為衆，女

三為粲夫粲美之至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故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愚謂下豐字當作亨字豐亨之義也按爾雅苞蕪茂豐也豐生于說文曰艸盛丰也豐之二五皆體乎巽為蕃鮮故有蕃盛之義亦有蔽障之義焉雜卦曰豐多故也當豐之時業大事叢朝廷尊安易驕易惰將入于壅蔽之域委靡之塗矣惟明故壅蔽之患不生惟動故委靡之漸不作漢之元帝唐之文宗不足于明故也漢之成帝

唐之穆宗不足於動故也天下久安內外无患曰循苟且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惟明以動故能補偏而救弊通變而不窮所以亨與王假之何謂也曰假大也夫所謂豐者豈直土地之廣人民之衆也哉謂夫兵寢刑措禮制樂作上恬下嬉土恬下嬉家給人足蕃衍盛大乃為豐也所以致此者王實大之也故曰王假之尚大也治天下者審所尚而已所尚者大則其功博所尚者小則其效卑必然之理也賈誼曰天下者器

也置之安處則安置之危處則危魏徵曰行帝
道而帝行王道而王而昧者以為治亂在天安
危任數廢人事而不修是不知天道也說天者
莫辨乎易學者可以察矣勿憂宜日中何謂也
曰此聖人之所以處置也說者皆謂當斯之時
可以无憂愚謂不然夫亨者極盛之辭也勿者
禁止之辭也書曰無彊惟休亦無彊惟恤又曰
無彊惟休亦艱難而况易之為書告人以進
退存亡吉凶得喪相為倚伏之理惟恐不切至

故常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以曉譬之而豈以
極盛之時乃止之使勿憂乎泰之九三曰無平
不陂無往不復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晉之六五
曰悔亡失得勿恤夫之九二曰惕號莫夜有
勿恤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勿恤吉而豐之
彖曰勿憂宜日中此五象者皆當文明極盛之
時愚人之所不憂而聖人以為深憂故其辭皆
言勿恤者深切之辭也猶言天下盛極矣能勿
憂乎故泰之勿恤在平陂之間晉之勿恤在失

得之際夬之勿恤在于莫夜有戎家人之辭與
豐 皆言王實大之而可以勿憂乎詩云毋
念爾祖聿修厥德亦深切之詞也故曰宜日中
蘇氏曰宜日之中而不宜其既中也夫有晝必
有夜有中必有昃雖人不能易也其能使之弗
昃乎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也

此言宜日中者何也子曰宜照天下也蓋豐
之患：在下情不得上達上情不能下通宜廓
其照如日之方中不宜障蔽其明如蔀屋之下

也帝堯光宅天下被于四表至海隅萬邦共惟
帝臣斯日中之豐也其有不亨者乎夫子既釋
其義又從而暢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
盈虛與時消息由此言之豐大之時聖人之所
畏也說者乃謂無憂而可不亦過哉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震也電離也雷電皆至威明震耀之象也君
子以之折獄致刑者明以折其情威以致其罰
也說者祖荀卿之論以致刑為極刑且言治世

刑重則失之遠矣舜戒皋陶惟明克允故易凡言刑獄之事未嘗不取諸離也者明也明以動折獄致刑之象也明以止無敢折獄之象也動而明之罰勅法之象也止而明法用刑之象也明罰勅法王者之事故言先王折獄致刑有司之事故言君子君子者通上下而言故旅之明謹用刑責之明庶政通稱君子也

雜卦曰豐多故也

豐之為卦以物之

大而成其在六爻以世方

多故為義故猶事也當豐之時天下可謂无事矣謂之多故何哉曰天下惟有事也然後知無事之為安及其無事也又將生事以為樂雖然亦其勢之不得不然也書云位不期驕祿不期侈今夫小民方其脫于凍餒之中苟可以餬其口蔽其體斯亦足矣尚何事之有哉及有田以食有廬以處生之之資稍之充拓則其口腹耳目之奉婚姻伏臘之資死喪賓客之度豈復向者凍餒之時乎此其所以多事也天下國家亦

猶是矣當其蕃衍盛大之時有不期豐而自豐者顧所以自豐如何耳豐其德豐其典禮豐其賢才豐其法度則本益固而未益茂苟為不然豐其宮室豐其貨財豐其子女豐其使嬖則其所以自豐乃所以自蔽也是故豐有蕃盛之義亦有蔽障之義焉謂之多故不亦宜乎豐之諸爻初九以六二為配主九四以六五為夷主九三上六雖居正應之地有艮兌之情而不相遇焉三折其右肱上聞其無人者蓋有物以蔽之也說者皆以初當配四二當配五應若如所論是陰與陰配陽與陽配无自而相得矣又曰初四同德相求初為夷主四為配主兩皆為主則莫適為配矣又曰初遇四為配主遇五為夷主以一遇二四為陽而五為陰其于初九不能相當益為繆戾難合矣夫應在遠不可以言遇者適相值也在垢其訓為遇故初六在下係于九二而他爻爭之則凶今初與二四與五皆以近相值而合夫是以稱過也

或曰睽諸爻皆言遇皆其應也此獨非應何耶
曰睽以乘離為義六爻分散而不得適值相其
配而合焉故可以言遇豐以障蔽為義九三上
六猶不相遇而况初四皆陽二五皆陰何自而
遇哉或曰初與二遇安得為遇配而四與五遇又
曷為夷二五皆陰何以為主曰初以純剛而遇
二純柔安得不為配四不純剛而五不純柔安
得不為柔夷二五雖柔而居中得位安得不為主
夷乎也初九之與六二強弱異勢得為平乎此

豐之所以為多故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初九離也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下上无其應
而承六二之巽故曰遇其配主初九之與六二
一陰一陽是其配主矣故曰雖旬无咎十日謂
之旬猶滿也九者惡之極數而加以初一故
有此象焉夫所惡于滿者為其溢也所惡于盈
者謂其虧也日之中月之望皆有滿盈之象故

歸妹六五以月幾望為吉而豐之彖曰宜日中
謹其所以持之而已矣今以九居初而當豐之
時可謂滿矣為其遇于六二剛柔相濟之象雖
滿而无咎也故曰往有尚、猶配也既曰遇其
配主又曰往有尚為其志在于自豐有時而不
往也故子曰雖旬无咎過旬灾也其滿而不溢
之謂乎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六二巽也以陰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
而介于初九九三之間二爻皆離而三又兌也
故曰豐其蔀日中見斗蔀覆也所以蔽日者也
三居下卦之上自二視之有蔀之象焉而又以
陽居剛是以謂之豐其蔀也二居中而上下皆
離故有日中之象二體巽、為入故有入于蔀
覆之象日之方中無所不照而豐其蔀以自覆
則所見者斗而已斗星斗也日中無見斗之理
所以云尔者居蔀覆之下盖有孔罅容光者焉

則見斗而不見日固其宜矣斗有七星 中卦
之體九畫六二為日中其餘畫也斗之象也除
四畫為斗 三畫為杓日隱而斗見日中見斗
之象也日中為斗何為也曰人之聰明足以照
知四達而為物所蔽則聽於讒諂近習而以察
為明雖在日中見斗而不見日矣然且自以為
明則受欺于奸諛而不悟也故曰往得疑疾有
孚發若吉巽為進退為不果故有疑疾之象三
體離兌二女既同居矣巽又往焉能無疑乎故
易曰一人行三則疑也二往于三而得疑疾然
後以初九之離發其豐蔀之蔽是以係之吉也
孟子云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不其然乎或曰
初與三皆離也以陽居剛二爻之所同也三為
蔀而初為發何哉曰三之離有兌之象焉兌者
日之昃也又居過中之位則其所以為明者乃
其所以自蔽也謂之豐蔀不亦宜乎所以然者
當豐之時盛滿為累初二為配相與以成矣又
蔽于三而遇焉則政失其中上下壅塞將窮大

失居聖人所畏也故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其
初九之謂乎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上體為兌下體為離以陽之上應乎上六之艮
而乘乎六二之巽上乘九四之震兌也故曰豐

其沛日中見沫古本作

沛幡幔之屬也四

體震為動而不絕乎剛故有幡幔之象以九
居三過乎剛矣益之以九四是豐其沛也三雖

有上六之應而四為之蔽如幡幔之蔽明矣以

節為未足又加沛以自障則日中所見者沫而

已沫微星也或曰斗後小星也見沫云者言其

容光之益小也既豐其節又豐其沛非徒不見

日且不見斗矣六二為日中其餘畫七猶有斗

象九三為日中其餘不止于七則小星無名數

之象也或曰九三何以為日中曰三有離象離

南方也日之中天也故曰折其右肱无咎九三

應在上六上體艮為手居卦之上有右肱之

象焉三體兌之為毀折故有折肱之象焉人之
所恃以為用者手足耳目而已今豐其蔀自蔽
其明也折其右肱自蔽其動也又誰咎乎故曰
豐其沛不可大事也言不足與有明也折其右
肱終不可用也言不足與有為也或曰既已自
蔽其明矣而猶可小事何哉曰當豐之時法行
令其上恬下熙以之小事孰能違之特其君不
明不可大有為耳洪範所謂作內吉作外凶亦
是意也然積日累月將有三歲不覲之凶矣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
夷主吉行也

上體為震下體為兌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
下無其應而承于六五之巽故曰豐其蔀日中
見斗六五之于九四可謂發其蔀矣而乃曰豐
其蔀何哉曰非九四之以六五為蔀也乃六五
之以上六為蔀也六五之以上六為蔀何也曰
蔀覆也且言周密也九三上六居一卦之上而

以陽居剛以陰居柔有掩覆周密之象是以同
稱節也六五為日中而豐其節以自蔽則所見
者斗而已猶六二見中之象也六五何謂日中
曰豐之二五即離之二五有日中之象焉所以
變離為豐者上九一爻之易也則上之為節不
亦難乎然而不言于五而言于四者此則聖人
互文見義因九四有夷主之遇而當六五之
辭不使學者易而知之耳如使六五六二兩著
其文則學者而不思而非微顯闡幽之

也故子曰豐其部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
也謂上六居一卦之極不當其位而六五受其
掩蔽有幽不明之象焉非異乎九四之剛何以
獲慶譽之吉矣故曰遇其夷主吉九四之于六
五有夷主之象焉夷平也所謂君臣同德上下
相須者也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
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
替其否六五君也九四臣也五以陰居剛而四
以陽居柔五體巽、以下逮四體震、以上行

此無太過彼無不及謂之夷主不亦宜乎是以吉也

或曰九四之震有兌象焉其能與五為夷何也曰兌上無其與下无其應是震之輔也有震無兌則九四之剛或幾乎過矣震動兌悅也此四之所以為平也故子曰遇其夷主吉行也行

者其動象乎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象曰六五之慶有慶也

六五巽也以陰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無其應而乘九四之震兌也故曰來章一陰一陽合而成章六五之于九四所謂來章也六二上有九三故往得疑疾然後有孚於初六五上无其應故直言其來也以巽從震有不約而來者矣故曰有慶譽吉陰之獲陽謂之喜慶有慶又有譽為其能巽以下賢故也懽忻交通聲名洋溢其斯之謂歟故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上六豐其蔀蔀其家闐其戶闐其無人三歲不覿

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闐其無人自藏也

上六艮也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上應九三之光而乘六五之巽故曰豐其屋蔀其家上六以陰居柔體是艮止出陰之所暗昧之時也有應在上隔于六五而不相遇焉有物以蔽之也處至高而重陰自固豐其屋之象也既已重陰而又以陰自蔽其家之象也屋之為覆高大周

密非直蔀與沛也以屋為未足又施蔀于其家其自為障蔽又甚矣沫之微明且不

得見而况于斗與日乎故曰闕其戶闐其無人闕其戶其戶閑也闐其無人其入亡也艮為止為門闕有閑戶之象巽為入為伏故有無人之象堂下遠于百里君門遠于萬里闕四門明四目猶懼壅塞而况閑之乎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所與居者讒諂近習而已所謂闐其無人者也屋高而蔀盛戶閑而室人

亡而鬼熾欲無凶得乎故曰三歲不覲凶夫壅蔽之患生于暗昧委靡之勢成于宴安逮夫邪佞滿前忠良廢斥綱紀敗壞風俗陵夷豈一日之故哉所由來者漸矣偷安朝夕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未嘗不至于大亂楊子曰三年不

視必盲三年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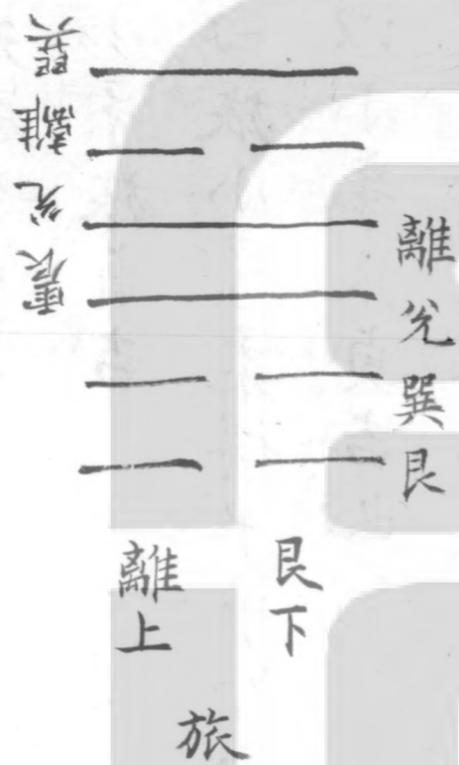
睛必矇今也深藏而

遠匿失人而絕物至三歲之久而無所見焉凶斯至矣秦二世是已外倚長城之強內增阿房之固自以為帝王萬世之業可謂豐其屋而蔀

其家矣忠諫者族偶語者棄市深居高拱使群臣但聞其聲不見其面可謂闕其戶寂其死人矣山東之盜指為妖言宮中之鹿指而為馬天下之士相率逃難而趙高之徒日侍左右伺其隙而圖之可謂人亡而鬼瞰其室矣三歲不覲凶其宜乎屋翔于天際而自藏于蔀中其可謂之不祥矣

序卦曰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旅豐之反也自豐之旅離反居上震反為艮上下相易而成也離麗震動艮止也動而麗乎內



所以為豐止而麗乎外所以為旅若夫家人之象亦取其人而麗乎內矣夫物禁太甚其極必反豐上六其大窮也是以失其豐屋蔀家而為旅也秦二世為趙高所紿居望夷之宮非窮大失居之驗乎

旅小亨旅貞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下艮上離成卦曰旅者初為艮二為巽三為兌四為離艮止離明也止而麗乎明斯謂之旅可乎曰未也為其有巽兌之象焉巽入兌悅也入而悅之則寓入之情可見矣是以謂之旅也艮東北也離南方也自東北而之乎南非其類又非其配也斯謂之旅可乎曰未也謂其有巽兌之象焉巽東方兌西方也方以類聚而艮獨寓焉是以謂之旅也

旅小亨旅貞吉何謂也曰小亨者卑小而後亨

貞吉者貞固而後吉也夫旅者去其家國而托
于他人也苟抗傲自尊與物絕則困窮而莫
之救矣輕躁妄行先時而動則顛沛而無所歸
矣惟能卑小而下人貞固而待時然後可以翼
其亨保其吉是以旅之二五其畫皆柔其體皆
巽柔巽以行之是以係之小亨也下卦為艮上
卦為離止而麗乎明是以係之貞吉也故曰旅
小亨云云上文小亨二字疑是衍文旅之二五
皆柔得中而但言得中乎外者六二之義未

可以亨至五而後亨也得中乎外然後為旅若
得中乎內旅之云乎曰然則二之得中何謂也
曰此所謂貞吉者也以柔居剛上有所托下有
所輔是以為亨以柔居柔上无所托下无所與
其能亨乎貞固守之斯為吉矣故曰旅之時義
大矣哉

說者或曰旅卦為孔孟歷聘周游之義非也孔
孟東西南北之人也視旅猶家也豈所謂窮大
而失其所居者乎豈所謂柔得中而順乎剛止

而麗乎明者乎不待辨而明矣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艮也火離也山上有火非火之所歸是以謂
之旅也明取諸離慎取諸艮火行則山无餘蓄
刑用則獄無遁情君子有取于斯是以明慎而
不留獄也

雜卦親寡旅也

旅之為卦以失其所居而成其在六爻以所
親衆寡為義何則旅者去國之流入也所親

者寡不亦宜乎陽剛陰柔上尊下卑剛而尊人
之所托也柔而卑托于人者是故旅之諸爻
以陰托于陽以下托于上者得其所托者也以
剛託于柔以上託于下者失其所託者也初六
有志窮之災六二有即次之貞九三有焚次之
厲九四有居處之安六五有射雉之譽上九有
焚巢之凶各以所親衆寡而辨之

初九^六旅瑣々斯其所取災

象曰旅瑣々志窮災也

初六艮也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下承六二之
巽而應乎九四之離兌故曰旅瑣瑣瑣瑣小之
也旅之初六即豐之上六豐大也窮于大必
反于小故至瑣瑣也六上陰柔既不足以為托
而于初六亦無相之情四雖其應而旅于他
非不能以相援處于最下體乎艮止卑辱已甚
而無改轍之圖二體巽為近利市三倍初六
承之其志已細是以瑣瑣也君子見其在旅之
瑣瑣而知其所以取災方其在豐也甘于暗昧

溺于晏安養尊處高自絕于物及其在旅也不
順乎剛不麗乎明苟朝夕之安爭尋常之利此
所以取災也故子曰志窮災也不能保其宗廟
社稷而旅于他邦黎侯寓衛式微之詩所以有
瑣尾之刺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六二巽也以陰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
而乘初六之艮上承九三三震兌也故曰旅即

次三舍也巽為入而三又居中故有即次之象
六二之于九三得其所托矣二巽也三震也以
巽從震是以係之即次也序曰旅而无所容
故受之以巽者旅之所容之道乎故曰懷其
資得童僕貞巽為近利而二又居中故有懷資
之象艮為少男而在二之下故有得童僕之象
即次而懷其資待時之義也時未至不可以亨
而有次可安有資可給有僕可賴貞固守之斯
為得矣故子曰終无尤也不言吉者旅于他人

无咎幸矣何吉之云乎彖之所謂吉者要其終
而言之也晉文公在狄十有九年有趙衰狐偃
以為腹心有魏犇賈以為股肱勾踐保于會
稽親其人民厚其貨財種治其外蠶治其內可
謂即次懷資得童僕貞者矣衛僕衍之出也厚
成叔弔于衛歸語臧孫曰衛君其心歸乎有太
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外或營其內
能無歸乎及臧孫唁于郊見子展子亦曰衛
君必入矣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此其得童僕是以終無尤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上體為兌下體為震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

上無其應而乘承九四之離乘六二之巽故曰旅

焚其次喪其童僕三之所托者四也三于四為

強矣而託之兩剛不能以相事四又體離之

為火故有焚次之象焉三之所乘者二也三體

巽三體震以巽承震故亦有童僕之象焉然巽

為進退為不果震為決躁兌為毀折故有喪其童

僕之象在旅無親所親者童僕而以身

從者強力然後可脫于患難之中今九三以

陽居剛而六三以居柔是身為強暴而童僕

尪羸又有毀折之象焉是以知其童僕之喪矣

既焚既喪而猶貞固守之危之道也故曰貞厲

子曰旅焚其次亦已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身為旅人亢傲自尊輕躁妄動不能親上而務

與下交宜其喪也魯昭公孫于齊侯取鄆以

居之昭公據鄆以與魯戰既而鄆人饋叛齊晉
卑之有子家霸而忽其謀有叔孫婼而致其死
春秋三十二年書公在乾侯言不外內又能
用其人也其九三之謂乎或曰子以艮為童僕
六二非艮也而有童僕之象何哉曰此相因而
成象也坤之龍戰大壯之喪羊亦猶是矣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上體為離下體為兌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

應初六之艮而承六五之巽下乘九三三震兌
也故曰旅于處得其資斧四已進乎上卦而未
得其中託於六五雖剛柔無以相尚而有相與
之情是亦得其所托矣故有于處之象焉資當
作齊說文曰子夏傳及眾家皆作齊應邵云齊
利也漢書王莽遣王尋屯落陽將發亡其黃鉞
其士房楊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四離體
兌為金離為兵戈又以陽居剛故有齊斧之
象焉夫旅者失其所居者也而四有于處之辭

是將復其國者也得其資斧是執其威柄者也
然其位不中其應在下有艮兌之情而不得相
遇焉故曰我心不快得其處而未得其位得其
資斧而未得其用其心安得而快乎所以然者
在旅之時惟巽為可以貞可以亨今九四離乎
離兌是以未逞其志也故子曰旅于處未得位也
得其資斧心未快也鄭厲公之在櫟衛莊公之
在戚所謂旅于處而未得位者欤然二君者不
足以九四之義四蓋六五之未得志者也說

者謂于處不若即次之安按春秋書昭公次于
陽州次于乾侯陽州齊地也乾侯晉地也書公
至自齊居于鄆左氏曰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
地也由是言之次者寓于他人處者入其故國
也二遠于五而四已近之此其所以不同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六五巽也以陰居剛而在上卦之終下无其應
介于九四上九之間二爻皆離而四又兌也故

曰射雉一矢亡離為文明為飛鳥為孤矢故有射雉之象四之離有兌象焉兌為毀折故有一矢亡之象一矢亡者先鈍而後利之義也夫射雉者豈以一矢之喪而遂去之哉五君位而六居之其體巽為入上有所托下有所輔而又其讐入其國而復其位者也能失一矢之亡乎唐憲宗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故冬詞不復稱旅而曰終以譽命彖之所

謂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是以小亨者也說者或謂射以一矢而亡其雉不惟文意不順而文五居二離之間射用一矢于象踈矣故子曰終以譽命上逮也命爵命也以譽命者得譽于下而受命于上也為天子者命于天為諸侯者命于天子為大夫者命于諸侯皆射雉獲之象也謂其承于上九是以自天命之命矣或曰離為孤矢四上二爻當之矣而六五為射雉之象何哉曰九四者六五之未得志者也六五上九者

九四之成功也一矢之亡不足以損其大計也
四畜其資五收其用離為麗巽為入繫之于五
不亦可乎

或曰上焚其巢則五將安所託乎曰五之有上
五之托也上焚其巢極之災也是齋靈潘方
其盛也豈不足以為托乎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上九離也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上下無其應

而乘六五之巽故曰鳥焚其巢離為火為飛鳥
為上為巽風故有鳥焚其巢之象在旅之
時以剛居上炎之之極則有自焚之禍災故曰
旅人先笑後號咷旅人謂九三也三與上應三
為旅而上為巢也二爻皆以剛居上無相與之
情故三焚其次上焚其巢三焚其次者承于九
四之離為他人之所焚也上焚其巢者自焚也
三體震兌為悅震為大聲故有先笑後號咷
之象夫旅者本失其巢矣初幸其焚故笑後無

所歸故號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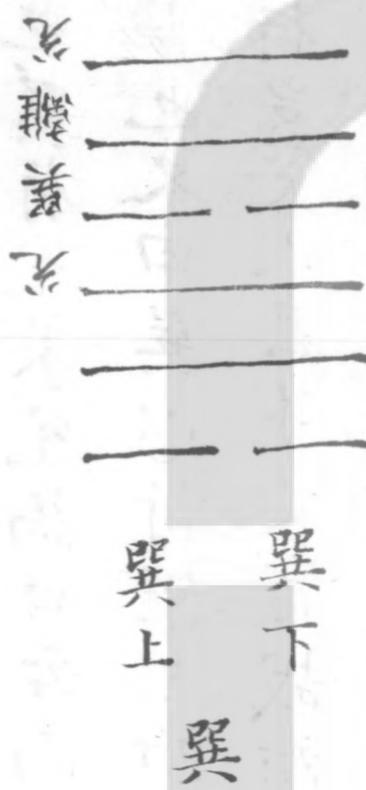
或曰下卦內也上卦外也今九二九三為次而六五上九為巢何也曰為其在旅故內其次而外其巢矣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亦然故曰喪牛于易凶易疆場也九居一卦之外有疆場之象牛順物坤之三女皆有牛象猶震坎艮之稱馬也上九乘于六五、體巽故有牛之象離有畜牝牛之吉而上九之至于喪者為以剛在上窮其力而至于奔也書馬牛其風是以九

三之焚其次則巢猶在也喪其童僕則牛尚存也巢在則有可歸之理牛存則有可之資巢焚而牛喪欲歸則無所欲行則無資凶斯至矣故子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九三上九其為在上而與下則同蓋互相發耳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疆場遠于城邑人所不聞以喻上九夫人而絕物故自焚自喪而莫之也魏公子無忌客于趙秦日夜出兵攻魏、急而公子不救毛公薛公謂曰公子之所以重於趙以有魏也使

秦破魏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于天下乎此焚巢之喻也齊崔氏之忘也杼以難告慶封帥甲以攻崔氏殺其妻子而俘其家復命于崔子且銜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此先笑後號咷之喻也

周易經傳集解巽兌卷第二十九

巽離兌巽



序卦曰旅而無所容故受之以巽者入也

巽旅之變也自旅之巽變二五為剛而四為柔也豐旅二卦皆含巽象于中至是乃伏而在下然後為巽也豐失其所居巽則不失其居矣旅

而無所容者巽則有所入矣是故豐旅之二五以體巽故能吉亨及其成卦則柔下而剛中乃制也以巽制乎剛以中正制乎巽所以成其德也又曰巽稱而隱稱舉也有所舉而隱其形聲也巽有兌象兌為口舌而皆伏于下是以知其隱也又曰巽以行權之所以制輕重也柔巽之行豈大人君子之常哉所以權一時之宜也仲尼以此九卦見文王憂患之心而或以巽有權之義而遂言剛果之情失之遠矣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彖曰重巽以申命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上巽下巽成卦曰巽者初為巽二為兌三為離四又為巽四象八卦上下反覆不出乎三陰之中是以不失其為巽也夫以一陰居二陽之下既以卑矣而又重之則為巽已甚躡踐于人非中庸之行也若夫立政造事發號施令將以順

人之心從衆之欲言或未孚信或未孚則雖以重巽之行而不為過矣故曰重巽以申命巽為風、主號令故也重字當用去聲讀為再重之重今皆為平聲之重言其形去聲之重言其義重巽者是申命之象也書曰帝舜申之亦再也巽何以亨小而亨也小何以亨利有攸往也曷為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曷為利見大人柔順乎剛也孰為大人剛巽乎中正也剛不巽乎中正則志不得行柔不順乎剛則往無所利何自

而亨哉在卦九二九五剛巽乎中正也初六六四柔順乎剛也初之于二四之于五皆無違拒之情是以知其利見大人也故子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蓋相因之辭也

象曰巽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巽為風重卦為隨風、天之所以鼓舞萬物命君之所以鼓舞萬民者也然風有東飄而西聲命有朝出而暮更是故風之至草木必偃命之

下民未必從隨之以風申之以命然後草靡然而偃民靡然而聽矣是以君子行事必先之以號令至于再至于三者蓋諸取此也

雜卦曰兌見而巽伏也

巽兌二卦以重陰伏見而成其在六爻以一伏一見為義何則巽入也兌說也入則伏于內悅則見于外自然之理與象符矣是故巽之諸爻皆伏于下而其義亦伏而難明兌之諸爻皆見於上而其義亦見而易察係曰中心疑者其辭

枝巽之謂矣初六進退而又利武人之貞九二巽在牀而又用史巫紛若九三有頻巽之吝六四有三品之獲九五既曰貞吉又曰悔亡既曰無不利又曰無初有終又曰先庚後庚吉上六巽在牀下而又喪其資斧可謂伏而難明然初六雖伏而承上九二二伏而從初故初利而二吉六四雖伏而上承九五二伏而從四故五貞吉而四悔亡若夫九三之吝上九之凶則以伏而無所入故也一字之訓該括無遺非至精孰

能與于此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初六巽也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下上無其應而承于九二之兌故曰進退進退者巽之性也而又雜乎柔剛為進柔為退二非其應而近之此其所以進退也然重卦諸爻皆不相應初六之于九二彼無外應此無他與能勿從乎故曰武人之貞夫需事之賊也疑行之惑也一進

一退於何而利乎惟武人之貞斯惟利矣武人之患在于躁妄武人而貞固則量敵而進慮勝而會以初六之進退宜若不足與有為能用武人之貞見可而貞進知難而退何不利之有哉故君子曰志疑也志治也治也者言不亂也其志不亂則審于彼己之勢明于利害之情或進或退無時而不可矣巽為入為伏為不果而其究躁卦武人之貞其取諸此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九二允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乘初六之巽故曰巽在牀下巽之初爻有牀之象焉方巽之時剛柔上下莫不皆伏九二不從初六不伏于牀下矣夫伏于牀下豈有求于人卑辱而至此哉中心有疑將以決神明也故曰用史巫紛若吉无咎史職卜筮也巫職禱祀也允為巫為口實巽為進退故有史巫紛若之象卜筮禱祀至于紛若則有疑志而未定者也

然而吉且无咎何哉猶初六武人之貞也上无其應而下與初六有相配之情是以去就從違不敢自擇決之于神明則其合也不苟矣此聖人之所以與之也故子曰紛若之吉得中也為其得中故巽在牀下而不為辱用史巫紛若而不為愚矣洪範之稽疑曰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凡七卜五占用二則用巫紛若聖人所不廢也

九三頻巽吝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上體為離下體為兌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
上无其應而連于初六承于六四二爻皆巽也
故曰頻巽頻猶屢也屢巽者非重巽之謂也言
既巽又違既違又 也上下 應無相與之情
則九三之所宜巽者初六而已然三之於初隔
于九二巽而無所入近于六四去而從之四不
相與則又反而巽于初是以謂之頻巽也所以
然者離為火兌為澤火動而上澤動而下故其

往復之无常而巽之不一矣復之六三將復于
初九而隔乎六二不得其復則反求于上六上
不之應則又復于初故謂之頻復屢失而屢復
也今巽之九三亦猶是已然頻復之厲而卒于
无咎頻巽之吝而遂終焉何也曰巽者從人者
也依違之不定而叛服之无常天下誰納之矣
故曰頻巽之吝志窮也夫以九三巽而無所入
近于六四去而從之烏知其復巽于初乎為其
上下二卦無相與之意窮于上必反于下是知

三之頻巽矣終于羞吝何哉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上體為巽下體為巽以險居柔而在上卦之下
下無其應而承于九五乘乎九三二爻皆離而
三又兌也故曰悔亡居二陽之間而上下皆巽
宜有悔矣為上下二爻無相與之情六四上承
九五已利見大人矣所為巽乎九三者非巽之
巽而取之也此其所以悔士欤故曰田獲三品

離為田為狐矢而巽在群陽之中故有田獲三
品之象三品三爻也九二九三上九是也解之
九四曰田獲三狐者初六六三六五也四體離
而三爻皆坎之為狐之陰物也今巽之六四非
有離象而亦謂之田者取諸九五也五非四無
以成其功四非五無以施其巧五為君四為臣
則其所獲者豈非前所謂三爻者乎是三爻者
其畫皆剛其體皆兌也取諸兌則非剛取諸剛
則非兌是以不言其物而以品計之也易之言

象精微如此學者但得其皮膚豈不惜哉故子
曰田獲三品有功也四之于五可謂有功矣舊
說謂三品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夫謂田獲三品言其獲之多也借使所獲不富
而三者之用固不可闕何以明其功乎三衆也
品類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
三日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離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無其應
而乘于六四之巽故曰貞吉悔亡巽之所以亨
者剛居乎中正而志行也以九居五其體為離
剛健而文明大中而志正以此為吉矣夫柔巽
者豈大人君子之行哉惟剛中正者為能以行
權是故貞乎九五然後吉而悔亡矣故曰無不
利剛巽乎中正而柔順乎剛何往而不利哉故
曰无初有終吉此三爻者總一卦之義而係于
斯爻也陽治陰亂凡巽之畫先陰而後陽是先

亂後治之象也上下皆巽而莫或正之將浸淫
委靡入于盡壞之域惟九五剛健中正無反無
側而巽以行之易亂為治初悔而終吉矣震為
甲兌為庚先庚三日者下卦三爻九三為兌也
後庚三日者上卦三爻上九為兌也先庚起午
而盡于申後庚起酉而盡于亥然後陰極而陽
生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君子為治小人為亂陰
極陽生庚終甲始小人變為君子危亂易為治
安也故先之以无初有終又係之以吉斯其旨

欵

然則不係于彖而係于九五何也曰九五離也
離為午先庚之所後起也盡巽九五一爻之變
耳以六居五為先後甲以九居五為先後庚此
所貞吉悔亡不利者也甲東方之氣舒緩之
象庚西方之氣摯斂之象當巽之象上下皆巽
有以摯斂之則無初而有終當盡之 巽而止
止又從而舒緩之故極其終而後有始也巽之
爻象隱伏如此可不深究之哉 其詳見于盡

卦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上九兌也以陽居柔在上卦之上下无其應而連六四之巽乘九五之離故曰巽在牀下初爻有牀下之象然六四在諸爻之中則不應其象矣巽之牀下其惟初六乎上九之于初六遠而非其應曷為巽而從之哉為其居一卦之上而乘九五之剛巽于六四而不見納窮于上必反

于下疑初六之為配也是以巽之而无矣然上下二卦本無相與之情上之巽于牀下非止若九三頻巽之吝也故曰喪其資斧旅之九四以兌為資斧至剛之物也上九不資斧不巽乎而九五承之則得其資斧矣窮于上而反于下是喪其資斧也喪其資斧者倒持利器以柄授人也故曰貞凶子曰上窮正乎凶也以此為正乎凶而已矣或曰九二上九其為巽在牀下一也凶吉之異何哉曰九二近于初六

也一陰在二陽之上能無說乎是以謂之兌也
巽入乎其中然後悅見乎其外物之至情也夫
苟不相入何自而能悅哉是故古之聖人本以
至誠申以號令所以入人之心淪肌浹髓然後
懽欣交通洋溢于外何令而不服何為而不成
哉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然則古
之為政者其術亦可見矣盤庚之三篇周公之
誥凡以此也後之用其民者不思所以入其心
而強之以威劫之以勢民始駭而狼顧矣望其

悅服不以難乎詩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閔其
勞所以悅也子曰巽與之言能無悅乎人情所
至雖君子有所不免而况下民乎受之以兌斯
其義矣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
己之欲所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也以佚道使民
以生道殺民此之謂也悅于惠之所及而不悅
于惠之所不及則所悅者小矣利之以農桑申
之以孝弟及其悅也相勸而為之說之大者也
故兌之象為澤之之所利者博矣其聚之也足

以說其散之也足以說草木百穀而生民之類咸悅之矣為悅不大哉故曰悅萬物者莫悅乎澤

兌亨利貞

彖曰兌悅也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之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兌者初為離二為離三為巽四又為兌義備于

前矣兌亨利貞何謂也曰兌悅也悅者事所以立功所以成也夫婦不悅則家道陵遲君臣不悅則萬事隳廢朋友不悅則學問廢缺百工不悅則技藝不進庶民不悅則王政不行惟悅乃能亨也然易悅者小人之情而難悅者君子之性兌剛中柔外是君子之悅而非小人之悅也故曰利貞正也說以正則為君子悅以不正則為小人子曰近悅遠來悅以利貞所以得萬國之歡心也故曰兌悅也剛中而云云所謂順乎

天者如天之剛健中正而能以美利天下也
所謂應乎人者聚所欲去所惡天下心悅誠服
也不順乎天則無以應人不應乎人則無以
順天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兌為澤重卦為麗澤麗相附也交相滋益悅之
象也然坎兌皆水坎為勞兌為悅何也曰坎為
大川流而不盈是以知其勞也兌為澤止而不
流是以知其悅也君子以朋友講習取交相滋

益而已人之相悅莫如朋友朋友之相悅莫如
講習和而不流樂而不厭皆麗澤之象也或曰
君臣之相歡夫婦之相說反不若朋友之甚邪
曰君臣有義夫婦有別苟惟悅而已吾未見其
能久也是故以艮配兌為咸以震配兌為歸妹
是君臣夫婦之道也若夫朋友居乎講習則各
出其所有而見其所長漸漬琢磨燕游諧謔無
所不有而未嘗有辭色之失涵洪淳深以待他
日之用取諸麗不亦可乎

雜卦曰兌見而巽伏也

伏見之義前已言之兌之而易察何謂也

曰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易之大旨也兌之六爻四陽為君子二陰為小人故聖人不取諸形容而象其物宜則以其見而易察故也是故君子之悅人皆見之說而見于外者也初九之于九二九四之於九五已小人之悅則蹤跡詭秘巽而入焉悅而不見于外者也六三之來兌上六之引兌是已然君子之悅亦或不正小人之

悅有時而正故又以其所居辨之彖之所謂利貞者也初九九五君子之正也上六小人之正也六三小人之不正也九二九四君子之不正也夫謂之君子以其行之正也然而不正者比乎小人也雖比乎小人知其必復也故九二悔亡九四有喜則以其能復故也謂之小人者以其行之不正也然而正者比乎君子也雖比乎君子而不保其往也故上六不言吉凶未知其所以終也

或曰君子而不正得為君子乎曰正之難也雖正猶有厲焉九五是也人之操行有始直而終曲者有始曲而終直者有直似曲、似直者惟其用心何如耳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夫不仁猶為之君子而况于正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兌之為不其然

乎

初九和兌吉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初九兌也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下上無其應而承于九二之離故曰和兌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晏子曰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學者多不能剖和同之異愚為辨之和與乖對同與異對君子以道相與則與志乖然而言行有時而異矣此以為是彼以為非此以為得彼以為失是和而不同也小人以利相從則不敢為異然其心志有時而乖矣見利而爭見危而棄是同而不和也今以陽剛居兌之初君子之正者也比九

二得其類也而小人遠矣和而悅之不亦可乎
故曰吉子曰行未疑初九親君子遠小人无可
疑之跡矣其曰未者因九二以成文也在初未
疑二則可疑矣

九二孚允吉悔亡

象曰孚允之吉信志也

離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下乘
初九之允承六三之巽故曰孚允孚信也君子
之道依乎中庸為人謀而無不忠與人交而無

不信也九二以離^{剛中}明之德體離明之質而處于
君子小人之間信而悅之可謂得乎中行矣故
曰吉又曰悔亡比乎小人宜若有悔其志可信
是以悔亡故曰信志也

九三來允凶

象曰來允之凶位不當也

上下皆巽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无其應
介于九二四之間二爻皆離而四又允也故曰
來允來而悅之也巽為入故有其象六三居下

卦之上以一陰而處四陽之間自以為獲上下之應視九二四無違拒之意而又欲因四以求五因二以求初故極其柔信之行以為媚悅之資是以謂之來兌也然九五居尊為兌之主六三小人取媚上下將以誘而來之悅之不以其道五之所不容也欲無凶得乎故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說者謂三舍四而求二謂之來兌夫三上下皆兌秉承皆剛來而從二則巽乎剛中之君子而不失為遷善之小人也何咎之有借使三來求二于義不可二不之與而四已棄之則亦悔吝包羞而已何遽至于凶哉惟不度德量力以小說大覬覦非望為九五所不容故凶不可逃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上體為兌下體為兌離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下无其應而承乎六三之巽承于九五之兌故

曰商兌未寧商度也猶商賈之商兌也商其利而悅之也三体巽為近利市三倍四體兌為口舌故有商利之象然九五在上而九四承之將舍五而即三則其心有所不安是以商兌而未寧也故曰介疾有喜介辨也疾害也陰為疾未寧也故曰介疾有喜介辨也疾害也陰為疾陽為喜九五中正天下所歸往也六三不當其位武人為于大君也四之于三說其利則與其福無乃患乎初商其利而卒虞其害介然而疾之然得一意以承于五之大人四君子也二

陽相說則得君行道所謂有喜有慶者也或曰四之于三剛上而柔下有順而無違烏在其舍三而即五乎曰凡說之道聲同則相應氣同則相求是謂水流濕火就燥者也八純之卦上下相應無相與之情而九四上乘九五是以能相悅也為其居上下之交而不得乎中正既體乎離又體乎兌火動而上澤動而火比乎六三為誘是以商兌而未寧也然聖人作而萬物覩豈以九四之賢而卒從六三之利乎四體離明介

而絕之易耳故子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九五先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無其應而承于上六之巽故曰孚于剝柔變剛也小人而變君子故謂之剝也九五上六一陰一陽相近而合故有孚于剝之象焉九五中正大人也二四皆以同德相悅而乃孚于剝何哉五正也上亦正也以正而合宜乎九五之孚之也為

天下之主而有所未孚則不足以明九五之悅然小人之心誠不易知其措心積慮惟幸一日之得志而逞其貪欲之情是以名之為剝也故有厲之危也有者不必然之辭彼其一以正合未知其終不為邪也則五之信之也有時而厲焉雖有時而厲不可以不孚也其終為正為邪

亦惟五之汙隆而已所以然者五雖當位而無正應上下雖悅而未必隨故上六之心未可保也若以六居二則當位有應而天下隨之矣

故隨之五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兌之五曰孚于剥位正中也其辭若無以相遠而其旨大不侔矣嘉配也謂六二之君子也剥也謂上六之小人也謂其孚于六二是以係之正中謂其孚于上六是以係之正當而已正當也者居得其位云尔惟其位之正當是以見上六之正以為我與而孚之也若六三者惟其位之正當是以見九二九四之不正以為其與而來之也夫豈一辭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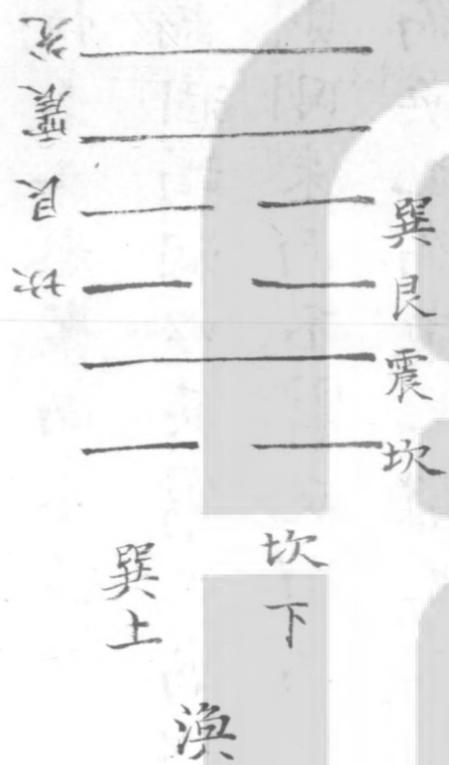
上六引兌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上六巽也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上下無其應而乘乎九五之兌故曰引兌引牽引也巽為繩故有引兌之象上六之與九五本非其應能以柔巽引而說之是以謂之引兌子曰君子易事而難悅也悅之不以其道不悅也今九五大人而引于上六何哉曰五應在二其比在四二爻皆君子也而有不正之行於九五雖同德而有

所不合焉。宜上六小人得而引之也。五正也。上亦正也。彼以正合而又巽與之言能無悅乎。然封倫裴在隨為佞人。在唐為忠臣。其終為邪為正未可知也。是以不著其凶吉焉。故子曰上六引光未光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不得君子為之正應而乃悅與小人為得為光大乎。若隨之九五既有六二之應上六而從而拘係之則有道光矣。是故萃之五曰萃有位志未光也。至比之九五則光矣。故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然者上下萃而未必比上下悅而未必隨其義益流通矣。

周易經傳集解渙節卷第三十



序卦曰兌者悅也說而後取之故受之以渙者離也

渙兌之變也自兌之渙下變為坎上反為巽二五不動而成也變坎則九二剛中流而不盈象

所謂剛來而不窮也上反為巽則六四得位以承九五彖所謂柔得位而上同也夫所以為兌者剛中而柔外也以九居初則剛而易窮以六居上則柔而失位也故兌象為澤以水聚為悅者也水聚而不流則壅閼而為臭腐枯滲而為涸竭涸以其窮也腐以其失位也決而為坎則剛來而不窮反而為巽則柔同而得位所以為渙也為散也離也人情喜悅則血氣流通離散于四體而無所凝滯是以謂之渙也天下之

勢譬如一身既已心悅誠服矣雖散之四方萬里之遠如居畿甸之中可殺可辱可飢可飽而不可與叛是則悅而後散義也坎為水巽為風風行水上舟楫通行渙之象也渙之坎兌不其然乎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初為坎二為震三為艮四為巽坎北震東艮東北巽東南一陽生于坎六陽盛于巽陽氣周流乎其中卦之所以為渙也渙散也人之血氣渙散則其身安國之政令流通則其國治故曰渙亨而子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釋所以亨之義也夫所以為坎者九二也所以為巽也者六四也以九居二則剛來而不窮以六居四則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於九五也剛來而不窮德之所以流行也柔得位乎外令之所

以布宣也上同于五君臣合志而上下同心也如是而亨不亦宜乎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何謂也曰假大也王假有廟者非諸侯之所得有也九五者王之所居而廟之所在乎或曰萃渙二卦言王假有廟萃聚渙散聚散不同而有廟之義同何也曰天下萃聚而有君然後王廟可以建天下渙散而無事然後王廟可以居是故萃之廟在四而渙之廟在五各應其時義也說者皆襲焦延壽之論以上爻為宗廟愚謂不

然宗廟者國之本也在都邑之中矣渙自五而
下有廟之象故彖言廟而九居^五言居明其所在
也延壽之論踈矣或曰廟在王居則萃之在四
何也曰萃之時王者方受天下之萃可致孝享
而都邑未定宗廟未立故雖以九居五有位而
未光然則廟之在四宜矣及渙之時天下渙然
各得其所王者于是建都立邑創宗廟作宮室
為子孫萬世之圖是以係之九五也八百諸侯
不期而會孟津斯之謂萃矣列爵惟五分土惟

三斯之謂渙矣合而為一統離而為萬邦聚而
為軍師卒伍散而為士農工商萃渙之別也說
者乃以散離之辭為土崩瓦解之義不亦以文
害辭乎

或曰然則有天下者事

故萃有其象而

之廟則五而已王假有廟于何而取之曰夫
子云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言自五以下有七
廟之象而九二者王在宗廟之中致孝于神明
之象也不其然乎

或曰九五王也二亦為王何哉曰由天下歸而
言則五為王由宗廟祭祀而言則二為王五為
王者宅中之象也二為王者致孝之象也夫豈
一端而已哉是故五為震二亦為震三長子而
帝之出也居五以臨天下居二以事其先斯為
得之矣其曰利涉大川則取諸坎巽也坎為水
巽為風以風乘木而行于水上利涉之象坎繫
曰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益
取諸渙以其義也利貞何也貞正也
者渙然

必有持正者
離散而無所統一非
渙之義矣是故九五正位居中而天下各得其
所斯利貞之謂歟

或曰子以陰陽往復取諸夏時則既有徵今又
曰一陽生于坎而六陽盛于巽何謂也曰六經
之道天人之理無所不該况易之為書又其至
者窮壤之間苟有是理聖人烏得而遺之頌乾
坤復姤之配取諸離坎不應象類愚是以辨之
若蠱之先甲後甲益取諸坎巽之先庚後庚取

諸聖人于蠱剝復三卦皆言天行以釋之然則一陽生于坎而六陽盛于巽又豈穿鑿為矛盾哉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巽也水坎也巽不取諸木而取諸風者木浮于水無以明渙之象惟風行水上而後渙之象可見矣風行水上水自動搖風作于此水散于彼故先王以之享帝立廟享帝以教欽立廟以教愛民自化服矣若風行地上風至而後草偃

故先王以之省方觀民而設教焉盖相_因而取象也當天下渙然無難之時享帝立廟適其宜矣

雜卦曰渙離也

渙之卦以風行水散而成其在六爻以血氣渙離為義風氣也水血也血氣所以榮衛其身也循于經絡行于府藏晝夜不息與天地共相為流通然後身安而無疾若有所壅隔而不離則疾之所由生也是故渙與咸艮皆以爻位分配

人之一身然成良之義取喻人之形體形體分
布于外故其象顯其辭明渙之義取喻人之氣
血氣血氣周流于內故其象隱其辭晦氣屬乎
陽血屬乎陰陽氣行則血與氣俱行陽氣滯則
血與氣俱滯是故渙之諸爻以陽居柔血氣之
所行也以陰居剛血氣之所滯也以陽居剛以
陰居柔者是血氣之所歸藏也全渙之體有身之
象中四爻以二陽包二陰身腹之象也奇畫在
上偶畫在下首足之象也初六言拯九二言奔

三言躬四言辟五言汙上九言血各隨其所在
別之

初六用拯馬壯吉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坎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下上无其應而乘于
九二之震故曰用拯馬壯吉拯救也坎為陷
震為動故有用拯之象坎為馬為曳震為馬為
作故有馬壯之象初六以陰在下宜取象于足
謂体坎而承震之為足是以係之用拯也拯于

險難之中而得馬壯然後可以奔其機矣故初
六在咸言拇在艮言趾而但言用拯不以形
體言之也拇取其動也趾取其止也渙之初六
始乎止而卒乎動故但言用拯而拇趾之象
矣咸艮在下有二陰故初言拇趾二言腓渙惟
一陰故但言用拯而腓之象亦兼矣自二至上
爻皆言渙而初不言者謂其方拯而未於
難也故子曰初六之吉順也當渙之初柔順而
居下故能自走于險陷之中又得馬壯以行之

斯為吉矣明夷六二以坎承震其辭曰用拯馬
壯吉而子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與此象同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象曰渙其机得願也

九二震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無其應
而介于二陰之間二爻皆坎而三又艮也故曰
渙奔其机震為動坎為險故有奔其机之象夫
奔者以足渙之足在下而二言奔何也曰初六
之足弱而陷九二之馬壯而動故初言極而二

言奔相因而成美矣然則九二之所以能奔者
惟陽氣之所在乎杌舊讀為凡人所憑以為安
也愚謂不然夫人出于險陷之中而履以平夷
之地斯以安矣何至憑几然後為安乎若憑几
然後為安非痿則痺矣按經典凡字無後木者
說文曰杌木名愚謂杌當作机、不安也書曰
邦之杌隄杌與挽同奔于杌者奔去其不安之
地也故曰悔亡夫吉凶悔吝生于動九一動于
險陷之中能无悔乎去遠稅而適坦易之塗

斯為悔亡矣故子曰渙奔其机得願也夫離險
而就易去危而即安豈非人情之願也哉所謂
剛來而不窮者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上體為艮下體為坎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
應乎上九之兌故曰渙其躬、身也渙離也坎
為陷艮為止兌為毀折故有渙其躬之象夫所
取于渙者謂其血氣周流于身而無所壅滯也

居下卦之上在一卦之中是血氣之海也而渙之何哉有所止者有所陷有所毀折是將離去其身矣筋攣而不隨肥痺而不仁氣脫而不收血止而不復皆渙其身者故曰無悔離其身矣雖復悔之其能有救哉故子曰渙其躬志在外也夫一身之政聽命于心一國之政聽命于君是故血氣渙而不離于身臣命渙而不離于國者其志在內而無外交者也當渙之時上有九五為渙之主而六三之志獨應于上艮兌相與悔且哉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上体為巽下體為艮以陰居柔在下卦之下下無其應承于九五之震故曰渙其群之類也四之于三其畫皆柔其體皆艮類矣然三以艮而應于兌四以巽而合于震是謂渙其群也猶坤

之喪明大有之匪其彭故曰元吉臣無有淫朋
人無有比德斯之謂元吉矣所謂柔得位乎中
而上同者也近取諸身其五臟六腑之謂欵五
臟六府各司其局氣血周流無所底滯是以係
之元吉也故曰渙有丘渙散也丘聚也渙必有
其聚無聚而渙則其涸可立待也陽為氣陰為
血六四血之所聚九五氣之所藏也氣有所往
而血從之四之所以上同也故曰匪夷所思
心也夷類也心之官則思而非醜夷之思也渙

其群匪其夷者以聽于心君也是故六三為躬
六四為群躬有四支群有肺腑四支譬公侯伯
子男肺腑譬卿士大夫也公侯伯子男不可以
離于國離國則叛卿士大夫不可不散其朋不
散則黨此三四之所以異也傳曰文王觀于國
則列士壞植散群長官者不成德則渙群之謂
也至于黻斛不敢入于四境諸侯無二心則非
所謂渙其躬矣故曰元吉光大也光大為九五
言之也五渙其汗四渙其群五之所以光大也

咸以九四為心故曰朋從尔思而子曰未光大
明四非中正之謂也渙以九五為心其辭曰匪
夷所思而子係之以光大之辭明得中正之位
者五也渙之時義若此說者但以為離險釋難
之卦是以渙為解者也知其一而昧其二也或
以流離蕩析之卦是以渙為剝者也指白而為
黑也又或兼二說而兩取之是薰蕕不辨而並
稱也惜哉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震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无其應而乘乎
六四之巽故曰渙汗其大號震為動為雷巽為
入為風故有渙號之象夫九五者王之所居位
之所在也宅中圖大號令之所自出也近取諸
身其神明之舍乎心之液為汗王之命為號是
以取諸渙汗而謂之大號也五臟之液惟汗為
能宣通則以其出于心而周浹于四體也渙其
汗則血氣流通而身安汗其號則政教流通而

天下治矣劉向有言渙其大號汗出而不
者也書曰令出惟行不惟取諸渙汗不亦可
乎故曰渙王居无咎以九居五其位在中故有
王居之象當渙之時萬物皆渙而王獨居中不
應渙義疑若有咎矣然天下既渙貴利貞以居
之正在位而渙其號是以居中而无咎故子
曰正位也二爻重言渙者皆謂渙是離散之義
而六四以陰居柔九五以陽居剛又有震巽之
合焉故四言有丘而五言王居疑君不應時義

是以申其文以發其旨也自二至五有身腹之
象二為震五亦為震陽氣之動上下流通故血
氣之行無所偏滯也

或曰陽為氣陰為血子以二氣五明陽氣之動而
血氣同稱何也曰陽氣行則血與氣俱行陽氣
滯則血與氣俱滯豈得獨言氣而不言血乎猶
國有教有刑主乎義教主乎仁而其行之與
否均係德之存亡也豈可謂唐虞三代有教而
無刑乎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兌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上應乎六三之艮乘九五之震故曰渙其血去逖出三有坎體坎為血為憂傷艮為止震為動為決兌為悅為毀折故有血去惕出之象逖當作惕與小畜六四之辭同今本多作逖非也上九于身為耳目鼻口之所在也耳目鼻口腑藏之外候陽氣之會精華之所發也然下與六三有艮兌相與之情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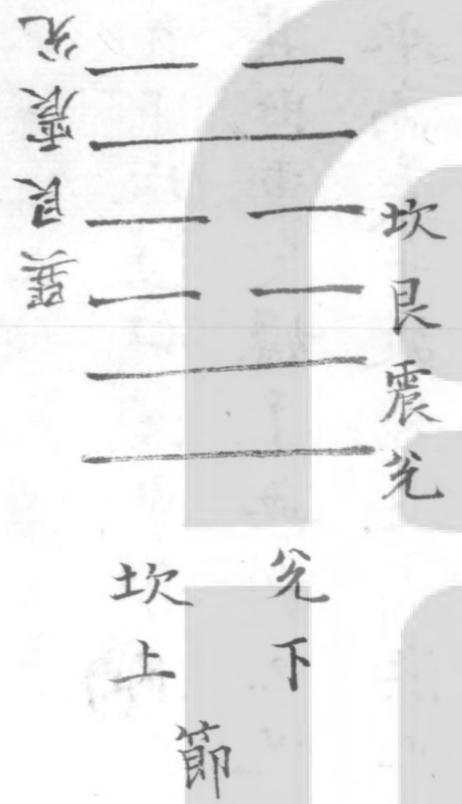
而止身之病也其榮衛否隔而不通則其精華消耗動于外候將為聾盲為瘖塞聚而為癰疽結而為痞癭皆血氣之壅滯也是必渙散其血去而惕出斯為无咎矣夫血者所以榮于內而不可渙于外者也惟瘵敗之血為害于身則不可不渙耳坎為憂傷為心病則敗血也可不渙乎故曰无咎而子曰遠害說者以遠害之文訛惕為逖則失之矣上之所以能渙其血者陽氣存焉故尔血遇寒則止得熱則行是以至于

上九而後渙也渙其血者湯艾鐵石之功也遠其害則刑罰征誅之力也刑罰征誅有國之所不得已也

或曰子不以正文為宗廟則上九之位誰當居之曰初上者始終之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

其在六三則渙其躬其在上九則渙其血者九五已正其位故也夫子于上之九曰貴而無位夫豈以人鬼相雜而後成卦乎苟如

延壽之論則宗廟之文而有血去惕出之文是何義也施于王有廟之卦已不能通况其餘乎



序卦曰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節渙之反也自渙之節坎反居上巽反為兌二
 五不動而成也坎為水巽為風之行于上則水
 動而散是以謂之渙也水行澤上則澤得其節

是以謂之節也說者以澤能止水故謂之節愚謂不然夫兌之未重也固以為止水之象矣若節之成卦但取止水為義則理窮于兌不得復有節象矣况以坎重兌安得以一澤盡其義乎且澤既止水矣澤上安得有水乎困之成卦上兌下坎宜曰澤中有水而其象曰澤無水者為其既重矣嫌于無別也况澤上水安得但取止水為義乎故兌之為渙也澤決為川而風水行于其上也渙之為節也水歸于澤為之水道以

節其盈虛也此澤上所以為水坎兌所以為節節所以次渙也

節亨苦節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

民

節卦初為兌二為震三為艮四為坎兌澤坎

水也澤水之聚也澤之上而為水焉是汎溢之象也而謂之象^止何哉為其有震艮之象焉震木艮土澤水之際而施土木焉是隄防之象也震為決艮為止澤上有水時決而出時閉而止溝洫之象也設為隄防導為溝洫水得其節是以謂之節也

節亨苦節不可貞何謂也曰水無節則汎政無節則蕩節以隄防則水循其理節以制度則政得其宜故曰節亨節之所以亨者剛柔分而剛

得中也在卦六爻奇耦各居其半剛柔分也陽居二五剛得中也夫所以為節者以剛柔寬猛不得其平矣太剛則斲太柔則坯寬則民慢猛則民殘是故剛柔分而不偏剛得中而不過所以能節而通也

或曰剛雖得中而柔不得中可以為 乎曰節之成卦取諸水也剛而動者也水由地中行則無汎溢之患是謂剛得中節道成矣豈柔之問哉故曰苦節不可貞 正也以此為政者也節

之得中則受節者樂而甘節之過甚則受節者
艱而苦節至于苦物情所不能堪豈可常也哉
故子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
道窮也夫子既釋彖辭又從而申之曰說以行
險至不害民云云夫險者人之所也惟悅以
行之則民從之矣下兌上坎悅以行險者坎當
位而節謂六四也中正以通謂九五也節而通
何苦之有哉夫天地之節寒暑是也寒極則暑
暑極則寒四時成矣節以制度財用是也奢示

之儉示之禮財之所以不傷民之所以不害
也國之刑政無非節者而獨言財用蓋財用尤
國之要務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兌水坎也水之游至其流有常故君子以之
常德行習教事澤上有水其出有節故君子以
之制度數議德行虛則納之滿則泄之止而不
窮流而不盈水之節也直而溫柔而立恭而不
勞謹而不蕙德之節也寬以濟猛以濟寬禮

中通而不離樂和正而不流政之節也至于律
度量衡宮室車輿衣裳冕弁冠昏喪祭莫不有
數有度皆節之道也程氏曰凡德之大小輕重
高下文質皆有度數存諸中為德發諸外為行
以求中節也耿氏曰夷之清惠之和則亦不
中其節在所議矣

雜卦曰節止也

節之為卦以澤上有水而成其成六爻以水德
止為義夫水之在宅以滋養灌溉為功者也

有所止則為功無所止則為害設為堤防導為
溝洫視其旱潦而出納之察其盈虛而增損之
斂而不至于溢散而不至于窮所以為節止也

陽為剛陰為柔陽為動陰為靜陽為實陰
為虛陽為氣陰為形故井以三陽為泉三陰為
井節以三陽為水三陰為防水也泉剛而動氣
而實者也井也防也柔而靜形而虛者也水土
之德蓋如是矣夫所以為節其過與不及使
之適中而止也九五有甘節之吉六四有安節

之亨所謂當位以節而中正以適者也初九在下故不出而无咎上六已極而貞凶所謂苦節不可貞者也若夫九二之水亂于六三之防亂于水則水壅而防潰故也九二之凶六三之嗟斯其義矣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初九无也 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下應乎六四四坎艮也故曰不出戶庭說文曰戶護也半門

為戶按古人門戶通稱然對敵而言則門為大而戶為小門為外而戶為內矣戶庭內庭也无為門戶其應在艮止也上山下澤無感應相與之情而有懲忿窒慾之象是以知其不出也无為口舌故以言語為義子曰以約失之者鮮故曰无咎禮外言不入于閫內言不出于閫閫內之言謹而不出夫何咎之有哉故子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澤居最下宜塞而不宜通及其既盈宜通而不宜塞也繫曰亂之所生則言語

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謹密而不出也。其當塞之時乎？

九二不出門庭凶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九二震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乘于六三三艮也。巽也，故曰不出門庭。震為出，為門庭，巽為入，艮為止，故亦有不出之象。門庭外庭也。謀之于內庭則不出，為无咎矣。宜之

于外庭而不出焉，是令不行于近也。况四方萬里之遠乎？故曰凶。人君之德澤號令不能出于門庭，則或之矣。欲無凶，得乎？故子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九二水震于澤，又從而止焉，失其時極矣。

或曰：說卦艮為門闕，而子言兌為門戶，震為門庭，何也？曰：兌上一陰在人為口，舌在宮室為門戶矣。震之二陰重門之象也。艮上一陽有之象于闔闢，何取哉？故兌為口舌而震為善鳴。

兌為戶庭而震為門庭相因而成象也明夷之
三亦體震而四有坎離之象故其辭曰出門庭
而相見乎離也節之二三有震巽之合而遇艮
止焉是以係之不出門庭也六三之艮為門闕
九二之震為門庭初九之兌為門庭矣震為闕
戶兌為闔戶宜闔而止是以无咎宜闔而止是
以凶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上體為艮下體為巽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
上无其應而乘于九二之震故曰不節若則嗟
若艮為土為止巽為入震為動故有不節之象
焉節隄防之謂也陽為水陰為防之所以制水
也故防在水上水不至焉水在防下防不入焉
今九二以陽居柔六三以陰居剛是陽與水相
混者也水出于防而入于水也夫水壅則潰殺
人必多九二之水動于下六上之防止于上而
不知所以宣道守之至潰裂放蕩而不可節貞

者何嗟及矣故曰无咎子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六四安節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上體為坎下體為艮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應于初九之兌而承于九五之震故曰安節坎為水為陷艮為止者隄防之象也陷者溝洫之象也設為隄防而導其溝洫水所以安行而受其節也兌為說震為行坎為險悅以行

險是以知其安節矣故曰亨子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上謂九五九五水也水在澤上則六四者豈非承水之道乎居近君之位得承上之道安而節之所以亨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震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無其應而介于二陰之間二爻皆坎而四又艮也故曰甘節甘中央之味也書稼穡作甘是也坎為水艮為土

震為耕稼而五得中行故有甘節之象夫制^節以制度人情之所不樂也節而至于甘則節之功見矣故曰吉又曰往有尚往有尚者坎之所以為功也夫所以設為隄防導為溝坎時而出納之者所以為水旱之備也上六有炎上之若而九五以甘濟之是謂往而有尚也体乎中正行于險中成稼穡之功斯為吉矣故子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云者水由地中行也六四為承上道九五為居澤^位中則澤上有水其義明

矣

上六苦節貞凶悔止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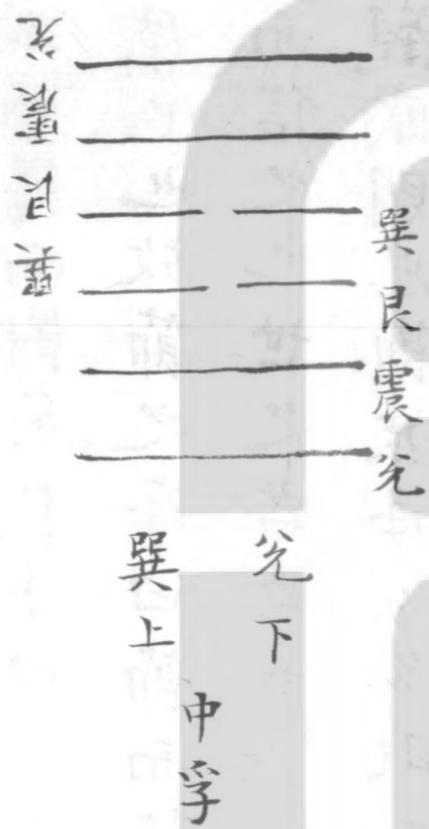
上六坎也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上下無其應而乘于九五之震故曰苦節苦炎上之味也坎之為離六四既為坎矣上六居卦之窮是以有炎上之味也潤澤之所不及而離日曠之故其味焦而苦也節而至于苦物情所不能堪故曰貞凶以此為正則凶矣然又係之悔止何也

曰上六節之窮也窮則變矣節而至于苦貞之則凶變之則悔亡下無其應而乘于九五以中正與之配剛柔相資甘苦相濟虛實相補故其悔之于六也陽為德陰為刑水譬則惠澤也防譬則法禁也以法禁裁惠澤猶以度數議德行也慶賞人之所欲刑法人之所畏故謂之苦以甘濟苦和羹之謂也悔亡不亦宜乎

或謂節有戒飲食之義世人嗜甘而不嗜苦不節甘故甘節為吉而苦節為凶愚謂節甘如

前說可矣節苦者何遽至于凶乎夫節之為義節其出非節其入也此說似是而非故辨而正之子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九二在中而非中正上六居正而非正然後君子知大中至正之所在矣

周易經傳集解中孚小過卷第三十一



序卦曰節之信之故受之中孚

中孚節之變也自節之中孚變上六一爻而成也
也以六居上則剛柔分以九居上則柔在內而
二五剛中則其所同也剛柔分而剛得中所以

能亨也說以行險所以為節悅而巽所以為亨也節至上六節之若也若節不可貞是以變之而後亨也人之常情樂放肆而苦拘檢夸侈靡而陋儉約則雖剛柔分而能節苟無以信之亦不可得而節矣孔子曰信而後勞未信則以為厲已也故節之序曰節而信之猶草之彖曰草而信之也世之君臣或喜于有為見弊則思革觀盛則思節然每多敗而少成者皆無以信之故也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下兌上巽成卦曰中孚者初為兌二為震三為艮四為巽兌悅也巽入也悅而巽中孚何也謂其有震艮之象焉震春巽夏兌秋艮冬巽者震之配也四時行百物生是以謂之孚也孚信而

化之也國之治教政刑如寒暑四時之序則民
信而化之矣巽之于震兌之于艮其孚之也不
亦宜乎然則名卦為孚於義既備而必係之以
中者何哉曰此聖人所以示之也記不云乎喜
怒哀樂未發為中發而中節謂之和中者誠也
孚者化也惟天下至誠為能化此所以本之于
中欤故子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
乃化邦也柔在內謂三四也剛得中謂二五也
自渙兌節皆剛中而柔外剛君也柔臣民也剛
雖中而柔尚外則其孚未至也至是柔在內而
剛得中是東西南北無思不服也而上下二剛
有允巽之象焉則天下之從我者皆悅其巽矣
謂之孚也不亦宜乎

中孚豚魚吉何謂也曰古之為政山不槎蘖澤
不伐天魚禁鯉鱣獸長麇鳥翼鷩卵虫含蚘
蛭蕃庶物也先王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
伐一草木殺一禽獸必以其時故雖豚魚之微
亦信其有仁愛之心焉行葦之詩序之者也周

家仁及草木夫仁及草木非不剪伐也謂方苞
方体而遂其生也然則信及豚魚豈非鯢鯢麋
麋得以滋息而無夭闕之虞哉記曰惟至誠盡
性盡人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其中孚之謂
矣

利涉大川何謂也曰全卦之體有虛舟之象上
下二體以巽成兌巽為木為風兌為澤故有乘
木涉川之象涉川覆溺必重載也舟虛則無虞
矣君子之游于世如虛舟然漂而不沉觸而不

怒我不害物亦信而不吾害我不疑物亦
信而不吾疑斯可以行乎患難矣

利貞何謂也曰中孚物所以成始利貞物所以
成終也為其備震巽艮兌之體是以係之利貞
之辭焉天之于物春生夏長秋成冬藏聖人之
于物也元以育之亨以通之利以和之貞以固
之故子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說者于乾
四德皆以應四時蓋文言著矣而中孚以利貞
无文言以考故皆用卦氣之論以中孚為冬至

之氣自揚雄作太玄首中以準中孚其說曰陽氣潛萌于黃宮信不在乎中推義蓋取中孚剛中之義而為陽氣潛萌之論以為中孚者信出于中而已夫仁義禮知孰非出于中者而必信之云乎則所謂柔在內者將安取之乎程氏曰中虛者信之本中實者信之質本之與質愚未知其所以別之也夫孚之訓信也非有諸已而名之必上下交相信也故子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王化所孚不特兆民信之鳥魚皆信之

矣按中孚與小過反對而成中孚有鳥卵之象而小過有飛鳥之象焉何則中孚之柔包藏于內小過之柔發見于外也故孚之于文以爪覆子

是也夫爪牙之利鳥獸之所為

搏噬也而能覆其輕脆之卵以變以正性命豈非其內外相信而後然欤苟其中之不愛未有不毀而去之者也是故中而後孚而後利而後正應天之義可得而言之矣堯典于春言鳥獸孳尾于夏言鳥獸希革孳之言字也

草之言變也應其時義矣故曰善言天者必有
驗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而為卦氣之論
者乃以應冬至之候則其言利貞應天之義不
已踈乎愚不自揆輒于復卦論六日七分之非
而于中字辨卦氣之誤將以俟明者而質
焉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兌也風巽也水鍾于澤而風過之則水草蕃
滋虫魚生息風之所化也王者當天地長養之

之時禁民覆巢伐木竭川焚山萬物咸遂其生
及其取之有節乃藎豆庖厨之不可已非樂于
多殺君子觀此之象凡民之有罪而麗于獄者
從而議之若周官八議之類求所以生之而去
其甚者矣其罪大而不可解者亦姑緩之以盡
其情而示其有所不忍之心焉然後民之死者
皆知其自入于刑而非君子之欲殺之也故書
稱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至于仁及草木恩被動
植皆中字之義也

雜卦曰中孚信也

中孚為卦以羽 孚卵而成其在六爻以信而後孚為義傳曰同言而信之在言前同令而行信在令外故孚之成卦四陽二陰六三之所孚者九二上九也六四之所孚者九五初九也三應在上而比于二四應在初而比于五然九二有在陰之和九五有攣如之孚初九有他而不燕上九登天而貞凶彼不孚其所應而孚其所比者何哉其必有以信之矣所以然者二五剛

中初上剛而不中故也然古之化民者其始曷嘗不以言及乎教化之成則有不言而信者故九二鳴鶴在陰而和之者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九五有孚攣如而從之者亡其匹而絕其類矣子曰擬議以成變化九二之謂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九五之謂也中庸曰聲色之于以化民末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是中孚之義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初九兌也。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下，應乎六四。四艮兌也。故曰虞吉。虞，度也。書曰：若虞機張，是也。初應在四，而九五在上，初苟不虞于五，而欲有其應，則不度德，不量力，幾何而不危辱哉？故曰：有他不燕，安也。初體正而居下，自度其德，非五之敵，安守其節，不敢與五爭，斯保其能吉矣。苟有他志，非所以為安也。故曰：志未變也。為其下而居初，其志未變，故免于不虞之咎，而

得自全之吉矣。若翰音登于天，則其凶不可逃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九二震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承于六三。三艮巽也。故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震為喜鳴，又為鵠。故有鳴鶴之象。以九居二，故有在陰之象。承于六三，巽以巽從震，故有

其子和之。象夫巽與震男女皆長以為夫婦則可矣而謂之子何哉曰君臣父子夫婦其象無乎不通惟其所取如何耳震木也巽木火也震東也巽東南也以木生火而傳之父子之象也中孚成卦以羽虫子卵而成則三四二爻謂之子宜矣鶴陽鳥也鳴而在陰將以習其子也故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靡本或作靡散陽實陰虛九二自謂我有好爵將與爾散之欲其子和之也故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其九二

之情乎所以然者二雖剛中未當其位三雖柔巽有應在上故其向背從違特未定也然則古之人化導其民惟恐不至亦猶鳴鶴之願其子乎說者皆以為和者中心之願愚謂不然卦惟二五為中九二居尊非二之所得而子也誠其中心之願則無我有好爵之詞矣擬而言議而動以成變化其此之謂歟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迩者乎言

行君子之樞機可不謹乎以鶴譬君子以在陰
譬居室以鳴譬出言然其善不善應不應未可
知也二之言曰我有好爵吾與尔靡之六三或
鼓或罷或泣或歌則其 者或未必應矣古今
言易者以九二一爻為中孚之盛至則失之矣
中孚之化不言而信九二以言感人烏得為至
乎以為教化之未孚若周公之多誥盤庚之籲
民則无失其義矣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上體為艮下體為巽以 居剛而在下卦之上

應上九之兌而乘九二之震故曰得敵春秋傳

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 敵也六三之於上九

有艮兌之合焉然三以柔而體艮上以剛而體

兌 反居上艮反居下是以謂之敵也故曰或

鼓或罷或泣或歌震為鳴故有或鼓之象艮為

止故有或罷之象兌為口舌巽為進退為不果

故有或泣或歌之象六三當中孚之時近于九

二宜不約而孚矣然以柔乘剛不當其位又有
上九為之應焉是以鼓歌罷泣之无常也故子
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惟其位之不當是以不
安其分躁妄而凶之道也然爻不言凶者為
其近于九二幸其和之則免于凶矣是以九二
六三但言君子小人之情狀而不嗜其吉凶至
翰音登于天然後係之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上體為巽下體為艮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下
應初九之兌承九五之震故曰月幾望馬匹亡
月陰物馬陽也人臣之義如月焉受日以為明
者也如馬任重而致遠者也六四上乘九五以
巽遇震故有月望之象下應初九以艮遇兌故
有馬匹之象月之既望則盈而將虧矣馬之
匹則逸而泛駕矣四當中孚之時居近君之位
上攀于五而下絕于初故于月為幾望于馬匹
為亡矣故曰无咎月幾于望則無虧損之變馬

亡其匹則无奔軼之虞是以係之无咎也或曰
四於初為正應烏知其絕之歟曰孚化也陰陽
合而化生也故陰之情欲升陽之情欲降然後
為孚之時也六三之于九二所以鼓罷歌泣之
无常者正以位之不當而升降之殊情耳六四
在上初九在下絕之不亦宜乎故子曰馬匹亡
絕類上也為臣奉公而無私得主而喪朋斯為
无咎矣
或曰初九以剛而體兌六四以柔而體艮謂之

類何也曰兌與艮為匹於巽為類矣文言匹而
象言類互明之也曰若是則君子之得君子也
不與其類並進已乎曰非此之謂也君子和而
不同周而不比見善而稱知賢而舉豈將比而
同之哉子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精萬
物化生言致一也苟無致一之誠心而二三其
德欲上下之交孚難矣聖人所以戒之非謂其
不可引類而聚于王朝也夫言各有當易稱比
吉而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同人亨而子曰君子

和而不同利者義之和而子曰小人喻于利皆
文同義異不可以辭害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震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无其應而乘乎
六四之艮巽也故曰有孚攣如无咎中爻六爻
惟五為有孚者剛健中正不言而信孚之至也
易以巽體之為交如同體之合攣如有牽
連固結之義也四為巽五為震剛中而柔內剛

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動而巽是以其孚牽連固
結之義可解也然不係之吉而但言无咎者下
無正應故也若以六居二則有孚惠心

吉矣變孚之二得益之象豈不然哉若大有九
二與六五為應亦曰厥孚交如威如吉也今九
五六四君臣相孚有攣如之象然其孚未及孚
天下是以但言无咎而已小畜之九五曰有孚
攣如亦以六四之臣與之合志而无咎之辭係
于陰爻也然小畜六五兩言有孚而中孚獨言

于五者彼以小畜成卦非兩言其孚不足以明
六四之志此以中孚成卦言五而四之義該矣
故子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惟位之正當然後
君臣不疑為中孚之至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兌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上應乎六三三艮巽
也故曰翰音登于天翰音雞也禮雞曰翰音五
上天位也巽為雞而應于上九故有翰音登天

之象夫仰而號俯而啄飛乎枋榆之下鳴于墻
屋之間知力所及也登天非其任矣故曰貞凶
以此為貞凶求其和六三之巽乘于九二之震
二鳴于陰以求其和宜若與之交孚矣然為其
柔上而剛下故三不順于二自以體艮而欲應
于上九之兌澤上于天既不可居矣六三又
從而從之小人相與覬覦非望是以有翰音登
天之象也故子曰何可長也飛龍在天豈雞之
任哉或以中孚既有鳥卵之象則翰音登天是

卯巽而飛鳥矣若如所論何自凶哉

又上卷也

巽而飛鳥

序卦曰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小過中孚之變也自孚之過兌變為艮巽變為

震六爻盡易而成也震以巽 艮與 配也剛

柔相信然後志合而道行故中孚以巽兌而含



震艮以四陽而包二陰小過以震艮而含巽兌
以四陰而包二陽明其志合而道行也行而謂
之過何也曰世方承平則得乎中道及其矯
枉救弊則不能無過于常此過之所以為行也
是故有小過有大過陽大陰小大過陽過乎陰
四陽而二陰也小過陰過乎陽四陰而二陽也
然頤之四陽曷不為小過中孚之四陽曷不為
大過乎曰過之為言過常以適變也惟外柔而
內剛者為能通變以行權柔內而剛外者非其

任也故頤取口實之象孚取卵化之象頤之序
曰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
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是則所謂過者
非徒過越而已君子之有所過有所行過常而
適變之義也不有其信其何以行之哉此小過
之所以次中孚也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

上宜下大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
逆而下順也

下艮上震成卦曰小過者初為艮二為巽三為
兌四為震之動也艮止也時止時行謂之小過
何也為其有巽兌之象焉震長男巽長女艮少
男兌少女也震居三四而失其位巽居二五而
執其權是以為小者之過也震為雷巽為風艮

為山兌為澤雷風鼓舞于山澤而草木鳥獸魚
鱉以遂其生然其所振動不能無小有所過焉
是以謂之小過也

小過亨利貞何為也曰小過有震巽艮兌之體
則宜無有亨利貞之辭然中孚有卵化之象小
過有飛鳥之象鳥飛則羽翼既成矣是以不係
之但云亨利貞也聖道極乎中庸然而政教
每有偏而不起之處苟欲起而救之必待小有
所過然後能反俗之弊而歸于中庸雖謂之過

乃時中也因世俗耳目所不常見而謂之過耳
是故大者過謂大事之過尊者之過也小者過
謂小事之過卑者之過也或以為小人非也小
人不可一日用于天下聖人之戒深切著明矣
况其過越而能亨乎大事之過將以撥亂而反
正也小事之過將以矯弊而適中也尊者之過
君驕而臣諛也卑者之過臣強而主弱也君驕
臣諛故有棟撓之象臣強主弱故以飛鳥象之
然以剛過而得中故謂大過柔過而得中故謂

小過也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過
乎恭所以矯其慢過乎哀所以矯其易過乎儉所
以矯其奢小過所以為亨也然不至于辱不至
于毀不入于陋過所以為利貞也貞正也君子
之矯在救弊期于正而已故子曰小過小者過
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偕行也寒暑往來以震
代艮以兌繼巽其與時偕行之象乎損之彖曰
二簋應有時損剛而益柔有時
盈虛
與時行夫亨至于二簋可謂過乎儉矣然與時

偕行不為過也譬如冬裘夏葛非其時而服之
得不謂之過乎

可小事不可大事何謂也曰小過陰居二五柔
得中也柔得中者臣不失其道也則凡欲矯枉
而救弊事之小者可為也陽居三四則失位而
不中也失位不中君失其道也君失其道而臣
得之苟欲大有所為不幾于作福作威者乎是
以不可大事也睽之六五得中亦曰小事吉豐
之九三不中亦曰不可大事也

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何謂也曰小過
有飛鳥之象焉二陽在內為腹背之象四陰在
外為羽翰之象鳥之飛止不在腹背而在于羽
翼是君無為而臣用事之譬也鳥飛在上而遺
音在下是位高名盛之譬也震為善鳴故有遺
音之象鳥逆而上者也愈上則其勢愈逆將无
以托其足而蔑其音下則其勢順斯有以安其
身而全其名故曰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
順也下則為伊周上則為莽卓也夫大權不可

久執大名不可久居處人臣之極任天下之重
未必皆有還政復辟之事但能謙恭卑巽畏遠
權勢可保其富貴而全其令名亦下之義也是
以周公既復辟北面就臣位 如畏然得其
道矣夫周公以叔父之親居私係之尊至于
如畏不亦過乎恭者哉然勢疑則隙生位高
而毀至不若是不可也其亦與時行之義者
乎

象曰山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

過乎儉

山艮雷震也雷行無所不震今山上是久于

山也久則草木鳥獸將有震而僵斃者不為過

乎然其過小其發生之功大是以謂之小過也

君子之所為驚世駭俗以新起斯民耳目者皆

以趨變而矯弊也則復其常亦若此也然過趨

變之事不止于恭儉哀而特言是三者蓋君子

常過乎厚夫子之語司敗是過乎恭也當是時

訕上之俗成慢君之風靡安得不小有過也是

以夫子事君盡禮人以為誦不以小過之義乎
至若正考父三命循墻而走曾子水漿不入口
七日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未必皆過也所以矯
弊而引之于道也

雜卦曰小卦過也

小過以四陰 二陽而成共在六爻以過與不
及為義過乎九三者六二上六也過乎九四者
六五初六也然六二之于九二九四之于六五
多寡無以相過惟初六上六則過之遠矣人臣

之勢遠過于君豈能久而無變也是以初上皆
有飛鳥之凶而六二九四之无咎九三之凶六
五之不雨皆以 過不及而取之耳夫大小畜
皆畜也大小過皆過也而雜卦曰大畜時也小
畜 也大過 也小過 也苟非以六爻相雜
即其時物以求其義而強欲通之未有能為之
說者也

初六飛鳥以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艮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下承于六二之巽而
應乎九四之震兌也故曰飛鳥以凶以用也凡
師能左右之曰以小過有飛鳥之象初六則其
羽翰也震動而艮止兌說而從之是動靜
之權是身輕而羽重也故有飛鳥以之之象鳥
為翰之所以君為臣之所以也見以于臣則生
殺予奪皆出其手欲無凶得乎子曰不可如何
言臣下專政左則欲左右則欲右為上無如之
何不亦凶哉

六二過其祖過其妣不及其君過其臣无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巽以陰居柔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承乎九
三三震也兌也故曰過其祖過其妣不及其君
過其臣二承乎三三有君父之象二承乎四之
之于二則其祖矣初應乎四而連于三配君則
為妣從君則為臣也夫陰陽適稱則為平偏勝
則為過六二之于九四則過之矣是過其祖也
陽為有餘陰為不足六二之于九三則弗矣

是不及其君也相違為睽相值為遇六二之于
初六則過之矣是過其妣過其臣也夫尊卑之
分必致其嚴故子不可過于父臣不可過于君
婦不可過于夫懼其一陵而至僭越也若夫祖
之與孫則尊卑隔絕矣雖過之而無嫌也豈獨
無嫌乃祖之所願于其孫也禮君子抱孫不抱
子孫可以為王人尸子不可以為父尸為人子
者不敢以富貴加于父兄至于孫則欲其無忝
而已况又過其妣乎遇相得之謂也過祖遇妣

祖之所不怒也過君而遇其臣則君不能堪矣
曰无咎初六于四為悍妻于三為強臣二與之
遇宜若有咎然過祖遇妣不失其愛不及君遇
臣不失其懼是以為无咎也所以然者二中正
而柔順故也以巽從震又何咎之有哉六二一
爻居祖妣君臣之間不過其祖則為不肖不遇
其妣則為不順過其君則為不臣不過其臣則
為不和有一于此凶咎隨之而象止曰不及其
君臣不可過也舉一隅以待反拜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象曰或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上體為兌下體為震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
應上六之艮而乘六二之巽故曰或過防之以
九居三不得乎中可謂過乎剛矣然卦以小過
為義三非小也故取諸陰爻而言弗過弗過者
為六二言之也六二居柔而乘剛體巽而從震
中正而在下 其道矣為其陰陽偏勝宜若過
焉然方于九三是乃不及非過之也三又以兌

而應艮之為止故有隄防之象六二于三不為
過而三過以防之民不直其上也故曰從或戕
之凶二弗過而三不能容三過防而二不能堪
君臣不相變安必有大變然六中正柔巽終無犯
上作亂之事而三之後者或任其事矣 則人
君忌 無故而疑大臣刑戮將不得中而左右
近習之臣將懼誅而作亂矣故或之在內曰弑
在外曰戕不測之變也震為木兌為金震為決
躁兌為毀折故有從或戕之象晉靈公之事是

已春秋之世晉有六卿魯有三家蓋小過時也
趙有雖強家有盾之為臣也恭欽而忠順不
為過也公使賊殺之可謂甚矣盾終不敢萌逆
節而穿實弑之所謂從或戕之者矣晉魯昭
亦九三之君而欒氏季孫皆非六之臣故不得
待其從而自為之矣昭公之不免于弑者凶也
文之稱不亦宜乎故子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孔子親見當時之事而感文繇之辭故深嘆其
凶言從者猶或戕之則其凶咎之形宜如何也

此與鼎之九四略同

或曰六二不及其君而遇其臣故爻言无咎今
九三既成于凶則二得為无咎乎曰吉凶无常
惟人所召二為之臣可以无咎而三成于凶則
不得為无咎矣然而盾亡而越境反而討賊庶
其免于故夫子嘆之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
也

上體為震下體為兌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
應初六之兌承六五之巽故曰无咎剛失位而
不中宜若有咎為其與六五過剛柔相濟多寡
適平斯為无咎矣故曰弗過遇之小過之世臣
過乎君今六五以陰居剛而九四以陽居柔有
巽震之合焉則不為過而為過矣君臣相遇宜
若可以有為然小過之時有君弱臣強之象往
而不戒有危之象所謂可小事不可大事
也故曰往厲必戒勿用永貞之正也剛下而柔

上下震而上巽非恒久之道而又下應于初有
鼎折足之象非特不可大有為將不宜永以為
正也故子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是以上承六
五不為過而為矣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履
霜見冰其斯之謂歟如姤之彖曰勿用取女不
可與長也其二曰有攸往見凶聖人見機而著
之垂戒深切皆此類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戈取彼在穴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巽以陰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无其應而乘乎
九四之震兌也故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雲雨
坎之象也四震五巽而係雲雨何哉曰震為雷
巽為風雷震則雲與風行而雨至也然陰陽和
而後雨陰猶未離其類則為密雲而已夫巽于
震六五于九四有相求之義宜其相與為雨矣
然四有兌焉兌為西之郊陰之所也其為密雲
而不雨不亦宜乎所以然者九四之兌下應初
六之艮則從五之志未專是以密雲而不雨也

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其是之謂乎故曰公戈取
彼在穴五為王四為公戈繳射也巽為繩兌為
金故有戈射之象艮為黔喙之屬而在下卦之
下故有在穴之象蘇氏曰權臣用事必有穴其
間而為之用者莫若取以自明于天下而天下
信之矣楚使遠子馮為令尹有寵于遠子者八
人皆無祿

他日朝與

不應

申叔曰吾懼不免遠子辭八人者而後
王安之亦取彼有穴之義也故子曰密雲不雨

已上也雲上之天也離其類而之于東北則其
施下矣小畜之彖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亦巽
兌之象也小畜以臣畜君其密為雲而不雨者
尚往而未復也小過以臣過君其為密雲而不
雨者已上而未下也君子欲致君而膏澤下于
民可不思喪朋之義乎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艮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上乘六五之巽而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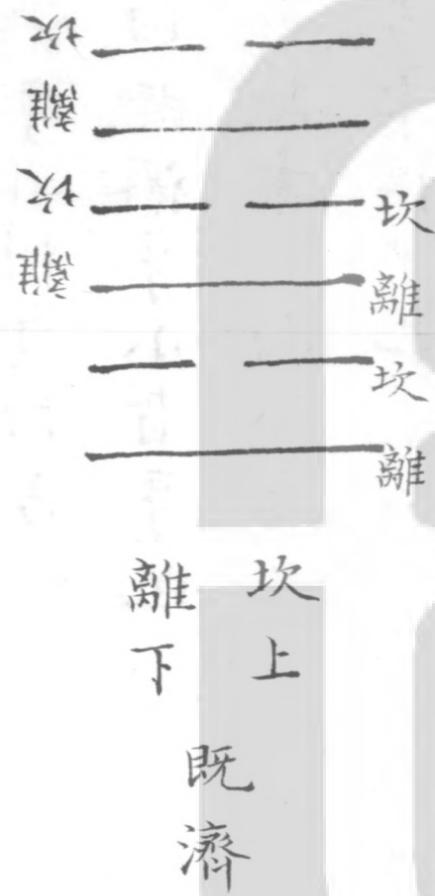
乎九三三震兌也故曰弗遇過之上六之于六
五宜若過矣然二爻皆因无相與之意上又偏
勝而應在九三有乘陵六五之象是以弗遇而
過之也或曰六二之于初六其在陵之象與五
上君也而爻謂之遇何哉曰六二臣也初六亦
臣也同類相從斯謂之遇也六五君也而上六
乘之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謂之遇則可乎是以
謂之過也故曰飛鳥遺之凶離麗也詩雉離于
羅是也上六翰飛極高而其體艮為止故有

羅網之象然初上皆艮也初六言飛鳥以凶而此言離之凶者初辭擬之卒成之終也故曰是謂災眚災天降也眚人為也當小過之時居窮上之勢難至無日矣謂之災則有人為之咎焉眚則有天降之罰焉人禍天刑相因而至不可逃也復之上六義同故曰弗遇過之已亢也亢則不與之遇而過之矣

或曰鴻飛冥々弋人何慕鳥飛愈高則罾繳所不能及何罹凶乎曰物之大小皆有定分々有

所止力有所窮鳥飛愈高勢不能久是以離于凶也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上九曰亢龍有悔夫龍陽物也升潛變化不可制畜者也飛而在天且亢而有悔况飛鳥乎然則楊雄所謂鴻飛冥々以譬君子遠人而避患良非善喻者也若易之在漸鴻漸于盤飲食衎々斯所以為全身遠害者歟

周易經傳集解既未濟卷第三十二



序卦曰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自小過而濟艮變為離震變為坎易初四五三
 爻而成也艮變為離止乎明也震變為坎出乎
 險也止乎明出乎險卦之所以為既濟也小過

之所以為過而不為濟者初四五三爻皆不正
變為既濟六爻皆正剛柔位是以謂之既濟
也夫立天下之事者必有過人之才過而受之
以濟斯其義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初吉柔得中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離坎成卦初離二坎三離四坎火炎在上水潤
在下相配而成是以謂之既濟也然水火必有
金木土為之用然後成既濟之功當其成也金
革矣土變木化矣故既濟時水火可見而金木
土不可見可見故六位皆離坎成形不得見故
六卦無全象也
或曰然則未濟之時亦無全象將何義以處之
曰未濟水火各居其所而不相值也金與土木
于何而用哉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何謂也曰陽大陰小坎陽也離陰也功成于坎而制在于離故曰既濟亨小者亨也按文當曰小亨夫開物成務惟大能亨今小者制之而亨剛柔位當上下分定也以陽居柔以陰居柔當也九五在上六二在下定也位當分定是以利貞也

初吉終亂何謂也曰先陽而後陰先治而後亂也初九之陽動于既濟之初吉之象也上六之陰窮于既濟之末亂之象也夫存止治亂豈有

當哉變通存乎人耳故子曰利貞剛柔云云言柔之為道易窮止而不變則亂矣

或曰夫子以初吉為柔得中吾子以初九言之何也曰初九陽之始造也六二柔之得中也陽不造始則六二何以得其中柔不得中則初九何以成其始文王舉其一夫子明其豈不粲然哉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坎火離也以水沃火无餘蘊矣今水在上火

在下不能相無則變化成矣是以為既濟也然
變化既成則水火各反其所苟為不變則水涸
而火炎上也君子是以思患而預防之也孟子
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其斯之
謂欤

雜卦曰既濟定也

既濟未濟以離坎反對而成其在六爻以或定
或應為義以陽居剛以陰居柔謂之定以陽居
以陰居謂之應何則既濟之時天下已平

君臣上下各守定分不相陵犯斯為既濟而已
矣是故離下坎上卦之所以為定也九五六二
爻之所以為定也然初與三以陽而居下四與
上以陰而居上所謂定者或失之矣故于初四
兩文明制治保邦之法三上兩爻著夷狄小人
之戒而于二五中文明君臣夫婦之道著損益
盈虛之理焉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離以陽居剛而在一卦之下應乎六四而承于
六二二爻皆坎也故曰曳其輪濡其尾之舟柁
也輪所以行車尾所以行舟初六陽剛居于最
下故有輪尾之象焉離為舟坎為車離為鹿坎
為險故有曳輪濡尾之象既濟諸爻以定為義
今陽剛居下而取諸曳輪濡尾言方濟之初陽
剛居下宜矣故曰无咎車欲進而曳其輪舟欲
浮而濡其尾宜若有咎矣然曳其輪所以制車
之遲速而防其跌也濡其尾者所以制舟之深

淺而防其覆也何咎之有故子曰義无咎也
或因未濟之象以尾為狐尾則其失之遠
矣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六二坎也以陰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九五
而介于初九、三之間三爻皆離也故曰婦喪
其茀之車蔽也所以自障二有婦之象坎為輿
為幽離為明為相見故有喪其茀之象六二九

五之婦而九二九三與之相見而無難以喪其所以自蔽者也然既濟之時上下分定初九九三各有其應二雖居于其間上應九五莫之敢犯故曰勿逐七日得三柔而在中故有勿逐之象易以日言近以歲言遠七者天道來復之數也當既濟之時六二守正居中有應在上不過七日必遇其配斯得其蔽矣奚以逐之為哉

六二喪其美勿逐得七日得之義則逐喪之也何有天下既定姦人常伺隙而乘之苟不

勝其忿而逐則失其中道而易其位亂之所由生也靜以待之姦謀阻矣故子曰七日得以中道也伯禽之誓師曰馬牛其風臣妾

勿敢

越逐者亦其之義乎君臣之間夫婦之際

小人間譏隙易生可不戒哉然自

至五所

三爻不言三日而言七日者坎下離上故也坎下而不能上離上而不能下雖欲相遇不亦難乎卦有爻六七則變矣變則六居五而九居二坎上離下應既濟之象遇而後得矣係之七日

宜乎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上下皆離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應乎上六
介二四之間三爻皆坎也故曰高宗伐鬼方三
年克之高宗中國之賢王鬼方北方之小夷九
二離為明上六坎為幽故有高宗鬼方之象離
為兵坎為盜故有征伐之象以至明而當至暗
至強而當至弱高宗伐鬼方之象也自三至上

所涉三爻三年之象也三上居相應之地無相
與之意係之伐國不亦宜乎夫以有商盛王伐
鬼方之小醜宜不旋踵而殄之矣然而曠日持
久至三年而後克之者謹之至也語曰千金之
子坐不垂堂趙充國有言既有不虞為夷狄笑
由是言之三年不為久也商頌曰赫々厥聲濯
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鬼方服而威之
所被遠矣四方無事子孫賴之然則三年似緩
而實速似怯而實勇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

與夫快心一戰者異矣故曰小人勿用離陽為君子坎陰為小人六二六四皆坎也故有小人之象六爻皆定無相與之意故有勿用之象說者謂論功行賞勿用小人非也夫信義者君子之道而變詐者小人之術也苟高宗期于必勝而已則權謀詭譎無所不用不待三年而克之也惟深謀遠慮以為國家之禍常由小人小人有功則不可不賞故寧使遠方之未服不使小人之有功此所以有三年之淹也

或曰兵詭道也所用者皆狙詐之徒也必君子而後用之不亦迂乎曰不然晉中行穆子攻鼓經年不下曰鼓之畜夫知之請無疲

士夫而鼓可得穆子不應左右曰不煩一戰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不為穆子曰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下之吾不可以不賞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使晉國人而為佞雖得鼓安用之此高宗不用小人之意也然則師之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何謂也曰

大亂之餘群雄並起有王者作天下歸之當是之時來者必納豈當問其君子與小人哉若其有功焉得不賞惟不使之開國成家為民害耳及夫天下既定上恬下嬉遠夷有昏迷負固之徒詎可急一時之功而遺後日之患乎此師與既濟所以文同而義異也故曰三年克之憊也按釋文云古本作脩有全師保勝之意焉從今本作憊亦通蓋曠日持久使鬼方困憊而自服非與之于鋒鏑之下也說者皆以為高

宗之憊不知此正高宗之所以為賢王也明夷之九三上六亦以至明伐暗其繇曰不可疾貞與此同意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上體為坎下體亦為坎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應乎初九介于三五之間三文皆離也故曰繻有衣袽舊說繻作濡謂衣之敗絮可以塞舟漏也愚謂不然涉川而恃漏舟備舟而恃敗絮

非防患之道也按文當曰衣有縹縹縹帛邊也
縹絮縹也四以一陰介二陽之間故有縹縹之
象衣之不戒或裂而為縹或縹而為縹又不戒
焉將破可而不可縹縫矣故曰終日戒離為
文皆離故有終日之象坎為憂故有戒懼之
象四應在初而居二陽之間初九之所以不能
无疑也終日戒懼而後知免矣故子曰終日戒
有所疑也
或曰乾為衣而坎稱之何也曰配坤而言則乾

為衣配離而言則坎為衣夫象豈一端已哉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
象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
來也

離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乎六二而介于
四上之間三爻皆坎也故曰東隣殺牛不如西
隣之禴祭實受其福說者皆即本卦以求東西
隣之義未得其說也聖人蓋以二卦相並為東
西隣之象言既濟東隣也未濟西隣也既濟之

為東隣何也東陽位也西陰位也二卦皆以五
為主則九五之為東隣六五之為西隣宜也九
五體離之為牛為戈兵故有殺牛之象六五體
坎為水為有孚故有禴祭之象夫禴夏祭也殺
牛大祀也九五所遇坎之于時為冬則殺牛以
祭應其時矣六五所遇皆離之于時為夏則酌
彼行潦亦其時矣然不如西隣不如禴祭何也
虛益盈損之理也聖人知禍亂之易平而盛
之難保故于此著其戒言寒往則暑來小往

則大往來既濟之時極于九五聖人之所畏也故
係之以不如隣之辭又從而釋之曰東隣殺牛不
如西隣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然則處富
貴之盛盈成之極可不戒懼哉

上六濡其首厲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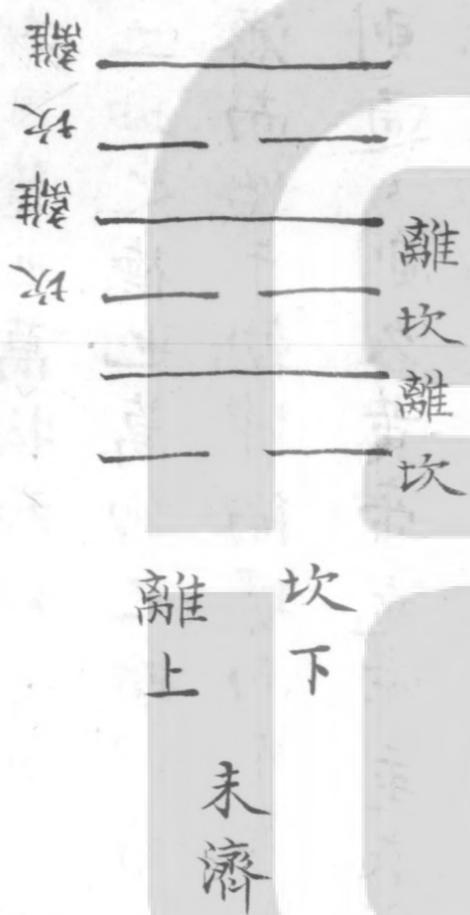
坎以陰居柔在一卦之上應九三而乘九五二
爻皆離也故曰濡其首厲上之最高首之象也
初為尾故上為首既濟之終不能極乎剛而終

之以柔不能出乎險而下有所履是濡其首也
舟船之制必矯其首而濡及之是覆溺之形危
止之象也故曰厲何則以柔濟剛離濟坎象則
楫之濟川義則臣之濟世也既登于岸然後為
既濟功成名遂奉身而退然後為克終也故既
濟三陰六二有疑六四有戒上六居卦之中柔
不能變是功名而不去也不為侵君竊國之謀
必為持祿固寵之計而三五之剛明見抑于下
譬濟而不登狎水而玩之必至于濡其首也彖

所謂終則亂其道窮者是之謂欬濡首之義與
大過上六同然滅頂則已凶濡首猶可救也故
係之厲而已

或曰然則九三指上六為鬼方何也曰九三之
明既升而六猶居其上在外則為逆命之國在
內則為擅權之臣故有伐鬼方勿用小人之辭
而上六則著其濡首之象明禍敗可立而湏也
故曰厲何可久孔穎達云濡其首始入于難未
沒其身也未濟濡其尾者進不知極已沒其身

也此皆執文害義若如所說則首應如初文尾
應在上文矣安有既濡其首而未沒其身者乎



序卦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未濟終焉

未濟既濟之反也火水相資是成既濟水火各
居其所是為未濟既之為言盡也已往之辭未
之為言有所待也方來之辭也險難已盡而不

遂濟終無出險之理是其時極而道窮可知矣
未濟則未可窮也是以既濟上六直言濡首之
厲而未濟上九兩著吉凶之辭變通之義存乎
人耳所以然者以九居下陽氣存焉反而居初
乾之德也萬物所以資始也六五之柔反而居
二坤之德也萬物之所以資生也故易終于未
濟而始于乾坤循環而不窮者欤易窮則變
則通則久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
諸乾坤斯之謂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無攸利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無攸利不續終也雖
不當位剛柔應也

離坎成卦初為坎二為離三為坎四又為離火
炎水潤各居其所而不相逮是以謂之未濟也
未濟可以濟之謂也可以濟而言亨者有可以
濟之理也有具可濟俟時未可濟猶舟具而水
未至故係之未濟云尔及夫六五以柔得中下應

九二水至舟行故曰未得亨柔得中也

小狐汔濟濡其尾無攸利何謂也曰陰為小坎為狐、陰物履水而濟者也汔幾也幾濟而未濟也狐多疑善慮小狐則慮患未深是以有幾而未濟之象初六之柔進而上行至于六五宜若濟矣然未出于中未知其濟否也苟濡其尾進退不可斯无攸利矣故曰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無攸利不續終也說者或以汔為水涸夫涸而濟犹平陸也何以明濟川之義乎井

之彖曰汔

繙井亦幾至之義也夫子既

釋彖辭又從而明之曰雖不當位剛柔應也謂諸爻雖不當位而所以亨者不當位故未濟剛柔應故可以濟也夫二卦相反爻皆有配而獨未濟言應者謂陰居柔

在卦以陰

居柔以陽居剛則無相逮之情以陰居剛以陽居柔有相與之義是以既濟為定未濟為應也或曰既濟無相與之義而六二九五有夫婦之辭何也曰應猶成也定猶恒也柔上剛下謂之

成剛上柔下謂之恒剛柔當位謂之定剛柔相
易謂之應九五為夫六二謂婦是其定也二喪
其美則五之不應也明矣然則既濟之時君尊
臣卑其患在于不應故子曰思患而預防之未
濟之時上下相與而君臣之勢未定故君子以
辨物居方因其象以救其偏而已矣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離水坎離南坎北火上水下以類聚物以
群分自然之理也水流濕火就燥本乎天者親

上本乎地者親下各從其類也君子體之以辨
物居方故能使中國四夷不相雜揉君子小人
不相混淆至于天下萬物莫不各當其處皆取
諸未濟之象也

雜卦曰未濟男之窮也

既濟未濟以離坎相易而成未濟諸爻以剛柔
始終為義始于陽者窮乎陰始于陰者窮乎陽
既濟六二為柔得中則九五亦為剛得中也未
濟六五為柔得中則九二亦為剛得中也未濟

六五、為柔中柔為之主也然則以六居上女之窮也以九居上男之窮也窮一也所異者剛柔之不同耳此既濟之所以為窮未濟之所以為未窮也何則以九居上在乾為亢在為吝然變而通之則有生之理所謂枯楊生梯是也若女之窮則窮遠矣是故未濟六三兩著征凶利涉之辭上九兼明有濡首之義頌所以處之者如何耳若夫二五剛柔得中故均係之貞吉四以剛上行初以柔而故為貞

吉而為 剛柔之德固如是已

或曰子以既濟為定未濟為應既濟為女之窮未濟為男之窮既有其說矣不終既濟言窮而未濟言應何也曰不于既濟言窮者物不可窮也不于未濟言應者水火不相射非若山澤之感感應以相與也立言之旨豈苟云乎哉

初六濡其尾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坎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下應乎九四而承于

九二二爻皆離也故曰濡其尾吝坎為水為狐
初為尾故有濡尾之象狐之履水聽水以為前
却至濡其尾羞吝之道也然彖言其尾无
攸利而爻獨言吝者以其在卦之初其失未遠
猶可復也故係之憂虞云尔
或曰既濟之初九其象為離未濟之初六其象
為坎離之遇坎與坎之遇離象宜不同故曳其
輪之辭既濟居初未濟居二伐鬼方之辭既濟
居三未濟居四其象易則其辭變也獨初上二

爻濡首濡尾之象二卦同其辭何也曰以中
虛故其象為舟坎以隱伏故其象為狐舟之濟
以水至則行水去則滯狐之濟也以水合則
渡水泮則陷舟與狐適相反也故既濟之初體
乎坎未濟之初體乎坎而濡首濡尾之辭適相
類也

或曰然則彖言狐而不言舟何也曰書不盡言
言不盡意舟楫之利以濟不通二卦之名蓋取
諸此狐陰類也非人之所常見不指其名不知

其象也此闡幽之意也夫舟候水而行狐聽水而渡失之俄頃則有陷溺之憂是以聖人取之以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之義陽為行陰為止離為麗坎為陷初九行而麗者也初六止而陷者也故既濟之初濡尾為无咎未濟之初濡尾為吝象異而辭同事同而功異其以此欤故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見水之堅以為可渡而不知有時而泮是以有濡尾之吝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離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六五而介于初三之間三爻皆坎也故曰曳其輪坎行也遇險而曳之安行之道也

或曰輪之為險為 為曳故有曳輪之象

所以在車一也既濟在初未濟居二其所以取象何哉曰輪在車下而當其中故下卦之下中卦之中取而象之皆可也曰然則既濟之六二其不取之何哉曰剛行柔止輪所以行也

以六居二冒為取之故曰貞吉 初之輪自下而升僅免咎而已九二之輪行乎道斯得其正矣曳輪行得乎中正言貞宜哉故曰貞吉中以行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上下體坎以陰居剛在下卦之上應上九而介二四之間三爻皆離也故曰未濟征凶利涉大川既征凶而又利涉何也曰三居上下進退之

交方未可濟征則凶矣及其利也雖大川可涉而况小者乎故凡未濟而征利而不涉皆咎之道也詩東方未明顛倒衣裳未濟而征者也不能晨夜不夙則莫利而不涉者也其咎均矣故曰征凶位不當也為以六居三不當其位故有未濟之征尔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

國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上下體離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應乎初六而介于三五之間三爻皆坎故曰貞吉悔亡以此為正則知二卦之象在取水火為義矣夫水火之性不可以相入水入火而焦火入水而滅惟離下坎上相逮而不相入是以有相濟之義焉離上坎下為既濟而九五六二反之為未濟矣坎下離上為未濟而六五九二反之為既濟矣故既濟二五有喪黃殺牛之辭未濟之二五均為貞吉也九四應在初六而亦為貞吉何

何也曰秉陽剛之德體離明之性陽德上行離性炎上承于六五斯為既濟矣雖有初六之應六三之比不易從五之志是以係之貞吉又係之悔亡也故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九四初六既无相得之情又居相應之地象伐國矣四于既濟為三初于濟為上坎為鬼方離為中國坎為盜離為兵自四至初所歷三爻故九三同有三年之相也然不三言貞吉悔亡何也曰陽剛之德上行以九居三君道也三之

上行其不應上六未可知也故有伐鬼方及勿
用小人之辭以九居四臣道也四之上行其下
不應初六明矣故震用于鬼方而受賞于大國
至于下比之悔則亡矣大國指中國而言或謂
賞以大國者非

二爻伐鬼方則同三為克之四為震何也曰三
即而伐之克然後有功四不之即取其震驚而
已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
或曰四取其震驚則何以三年也曰修其守禦

之脩治其攻戰之具保于此而伸威于彼豈
旦夕事乎彼暴露師徒櫛風沐雨猶不以三年
為淹而况為不即之者乎

九五貞吉无悔有君子之光有孚吉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坎以陰居剛在上卦之中應乎九二介于四上
之間五爻皆離也故曰貞吉无悔四應在初故
先悔後亡五應在二故貞吉而无悔矣故曰君
子之光有孚吉坎為有孚離為光明光者德發

于外孚者德盛于內也六五中行而所遇皆離
德發于外也九二正應德盛于內也柔得尊位
中而上下應之充實而有光輝也故係之以
光孚之吉焉所以然者當未濟之時六五得中
成既濟之象內孚而外光不亦宜乎故曰君子
之光其暉吉也言九二九四上九三爻皆離則
光輝之所被遠矣
或曰六五既濟矣而彖著汔濟未出中之辭何
也曰既濟之終猶不遂濟未濟六五水至而舟

行矣其濟與否未可知也小狐汔濟應其象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離以陽居柔而在一卦之上應乎六三而乘于
六五二爻皆坎故曰有孚于飲酒无咎坎為有
孚為酒離中虛飲酒之象夫人相與期會飲酒
亦不以无孚其在需曰需于飲食是也飲食燕
樂而不失其孚斯為无咎矣故曰有孚失是上
為首坎為水故有濡首之象至于濡其首而言

其孚則失之矣夫以飲酒晏樂之事而有濡首
陷溺之形知者所不為也故子曰亦不知節也
節時也東方未明詩序言刺無節與此意同或
曰既濟上六以陰而體坎未濟上九以陽而體
離均謂之濡首何也曰既濟上六柔而止也未
濟上九剛而動也柔而上者既濟而不濟至濡
其首也剛而動者未可以濟而必濟至于濡其
首也聖人不能「時亦不失時未可為而為之
與可為而不為其敗均也方其利涉也雖飲酒

之間暇而不失其孚夫何咎之有焉及其征凶
也苟徇其象而不顧濡首之患斯之謂失矣子
曰信近于義言可復也其斯之謂欤



